

影宋台州

本荀子

古逸叢書之七

彭家合州

本節子

本節子

古逸叢書

本
氏
校
刊
遵
義
黎

景
泰
台
所

荀子注序

昔周公稽古三五之道損益夏殷之典制
禮作樂以仁義理天下其德化刑政存乎
詩至于幽厲失道始變風變雅作矣平王
東遷諸侯分政逮五霸之後則王道不絕
如綫故仲尼定禮樂作春秋然後三代遺
風弛而復張而無時無位功烈不得被于
天下但門人傳述而已陵夷至于戰國於



是申商苛虐孫吳變詐以族論罪殺人盈
城談說者又以慎墨蘇張爲宗則孔氏之
道幾乎息矣有志之士所爲痛心疾首也
故孟軻闡其前荀卿振其後觀其立言指
事根極理要敷陳往昔掎几音挈音當世撥亂
興理易於反掌眞名世之士王者之師又
其書亦所以羽翼六經增光孔氏非徒諸
子之言也蓋周公制作之仲尼祖述之荀

孟贖成之所以膠固王道至深至備雖春秋之四夷交侵戰國之三綱弛絕斯道竟不墜矣倥以末宦之暇頗窺篇籍竊感炎黃之風未洽於聖代謂荀孟有功於時政尤所耽慕而孟子有趙氏章句漢代亦嘗立博士傳習不絕故今之君子多好其書獨荀子未有注解亦復編簡爛脫傳寫謬誤雖好事者時亦覽之至於文義不通屢

掩卷焉夫理曉則愜心文舛則忤意未知
者謂異端不覽覽者以脫誤不終所以荀
氏之書千載而未光焉輒用申杼鄙思敷
尋義理其所徵據則博求諸書但以古今
字殊齊楚言異事資參考不得不廣或取
偏傍相近聲類相通或字少增加文重刊
削或求之古字或徵之方言加以孤陋寡儔
愚昧多蔽穿鑿之責於何可逃曾未足粗明

先賢之旨適增其蕪穢耳蓋以自備省覽
非敢傳之將來以文字煩多故分舊十二
卷三十二篇爲二十卷又改孫卿新書爲
荀子其篇第亦頗有移易使以類相從云
時歲在戊戌大唐睿聖文武皇帝元和十
三年十二月也

荀子新目錄

第一卷

論衡第一

勸學篇第一

修身篇第二

第二卷

不苟篇第三

榮辱篇第四

第三卷

非相篇第五

非十二子篇第六

仲尼篇第七

第四卷

孺效篇第八

第五卷

策六王制篇第九

第六卷

策八富國篇第十

第七卷

策十一

荀子第一
卷五 王霸篇第十一

卷六 國富篇第十

卷七 君道篇第十二

卷八 師議篇第十三

卷九 臣道篇第十四

卷十 致仕篇第十五

第十卷

議兵篇第十五

第十三卷

強國篇第十六

第十四卷
天論篇第十七

第十五卷

正論篇第十八

第十六卷

禮論篇第十九

第十七卷

樂論篇第二十

第十五卷

解蔽篇第二十一

第十六卷

正名篇第二十二

第十七卷

性惡篇第二十三

君子篇第二十四

第十八卷

成相篇第二十五

賦篇第二十六

第十九卷

大略篇第二十七

第二十卷

宥坐篇第二十八

子道篇第二十九

法行篇第三十

哀公篇第三十一

堯問篇第三十二

大細公篇第三十三

卷之十

顏淵篇第二十六

公冶長篇第二十七

卷之十一

荀子卷第一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揚

涼

注

勸學篇第一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取之於藍而青於

藍冰水為之而寒於水

以喻學則才過其本性也

木直中繩

輶以為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

輶使之然也

輶屈槁枯暴乾挺直也晏子春秋作不復羸矣

故木受繩則直

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已則

智明而行無過矣

參三也曾子曰日三省吾身行下孟反

故不登高

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

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

大謂有益

於人于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

使之然也

于越猶言吳越呂氏春秋荆有次非得寶劍於于越高誘曰吳邑也貉東北夷同聲謂啼聲同貉莫

革反詩曰嗟爾君子無怙安息靖共爾位好

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詩小雅小明之篇靖謀介助景大也無怙

安息戒之不使懷安也言能謀恭其位好正直之道則神聽而助之福引此詩以喻勤學也

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無禍為學則自化道故神莫大焉修身則

自無禍故福莫長焉

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

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足也登

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

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

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能善絕過

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皆以喻脩身在假於學生非異言與眾人同也

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以羽為巢而編之

以髮繫之葦若風至若折斫破子死巢非

不完也所繫者然也

蒙鳩焦鷦也若葦之秀也今巧婦鳥之巢至精密多繫於葦竹之上

是也蒙當為蔑方言云鷦鷦自關而西謂之桑飛或謂之蔑雀或

曰一名蒙鳩亦以其愚也言人不知學問其所置身亦猶繫葦之

危也說苑客謂孟嘗君曰鷦鷦巢於葦若箸之以髮可

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若折斫破者何也所託者然也西方有

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

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

也本草藥名有射干一名烏扇陶弘景云花白莖長如射人之執竿又引阮公詩云射干臨層城是生於高處也據本草在

草部中又生南陽川谷此云西方有木未詳或曰長四寸即是草云木誤也蓋生南陽亦生西方也射音夜蓬生

麻中不扶而直蘭槐之根是為芷其漸之滌
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

然也

蘭槐香草其根是為芷也本草白芷一名白芷陶弘景云即離騷所謂蘭茝也蓋苗名蘭茝根名芷也蘭槐當是蘭茝別

名故云蘭槐之根是為芷也漸漬也染也滌溺也言雖香草浸漬於溺中則可惡也漸子廉反滌思酒反

故君子

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

正也物類之起必有所始榮辱之來必象

其德肉腐生蟲魚枯生蠹怠慢忘身禍災

乃作強自取柱柔自取束

凡物強則以為柱而任勞柔則見束而約急皆其自取也

邪穢在身怨之所構

構結也言亦所自取

施薪若一火就燥也

布薪於地均若一火就燥而焚之矣

平地若一

水就溼也草木疇生禽獸羣焉物各從其

類也

疇與儔同類也

是故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林木

茂而斧斤至焉

所謂召禍也質射侯的正鵠也

樹成蔭而衆鳥

息焉醯酸而蚋聚焉

喻有德則慕之者衆

故言有召禍也

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

禍福如此不可不慎所立所立即謂學也

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

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備焉神明自得謂自通於神明

故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半步曰跬不積小流跬與跬同

無以成江海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

駕言駑馬十度引車則亦及騏驥之一躍據下云駑馬十駕則亦及之此亦當同疑脫一句功在不捨鍤

而捨之朽木不折鍤而不捨金石可鏤言立功在

於不捨舍與捨同鍤刻也苦結反春秋傳曰陽虎借邑人之車鍤其軸虻無爪牙之利

筋骨之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

蝮與解虫六跪而二螯非蛇蟪之穴無可寄託蝮同

者用心躁也

跪足也韓子以別足為別跪螯蟹首上如鉞者許叔重說文云蟹六足二螯也

是故

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

者無赫赫之功

冥冥惛惛皆專默精誠之謂也

行衢道者不至

事兩君者不容

爾雅云四達謂之衢孫炎云衢交道四出也或曰衢道兩道也不至不能有所至下

篇有揚朱哭衢涂今秦俗猶以兩為衢古之遺言歟

目不能兩視而明耳不

能兩聽而聰騰蛇無足而飛

爾雅云騰騰蛇郭璞云龍類能興雲霧而

遊其梧鼠五技而窮

梧鼠當為鼯鼠蓋本誤為鼯字傳寫又誤為梧耳技才能也言技能雖多

而不能如騰蛇專一故窮五技謂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

詩曰

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

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詩曹風尸

鳩之篇毛云尸鳩鵠翰也尸鳩之養七子且從上而下暮從下而上平均如一善人君子其執義亦當如尸鳩之一執義一則用心堅固故

曰心如結也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瓠巴古之善鼓瑟者不知

何代人流魚中流之魚也列子云瓠巴鼓琴鳥舞魚躍伯牙鼓琴六馬仰秣伯牙

善鼓琴者亦不知何代人六馬天子路車之馬也漢書曰乾六車坤六馬白虎通曰天子之馬六者示有事於天地四方也張衡西京賦

曰天子御雕軫六駿駁又曰六玄虬之奕奕齊騰驤而沛艾仰秣仰首而秣聽其聲也故聲無小而不

聞行無隱而不形形謂有形可見玉在山而草木潤

淵生珠而崖不枯為善不積邪安有不聞

者乎

崖岸
枯燥

學惡乎始惡乎終

假設
問也

曰其數則始

乎誦經終乎讀禮

數術也經謂詩書
禮謂典禮之屬也

其義則始

乎為士終乎為聖人

義謂學之意言
在乎脩身也

其積力又

則入

真誠也力行也誠積
力又則能入於學也

學至乎沒而後止也

生則
不可

怠惰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為

之人也舍之禽獸也故書者政事之紀也

書
所

以紀政事此
說六經之意

詩者中聲之所止也

詩謂樂章所以節聲
音至乎中而止不使

流淫也春秋傳曰中聲以禮者法之大分羣類之綱

紀也禮所以為典法之大分統類之綱紀類謂禮法所無故學

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

文也禮有周旋揖讓之敬樂之中和也中和謂使人得中和悅也詩

書之博也博謂廣記土風鳥獸草木及政事也春秋之微也微謂褒貶沮勸微而顯志

而晦之類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

君子之學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體形乎

動靜所謂古之學者為己入乎耳箸乎心謂聞則志而不忘也端

而言蠕而動一可以為法則

端讀為喘喘微言也蠕微動也一皆也或

喘息微言或蠕蠢微動皆可以為法則蠕人允反或曰端而言謂端莊而言也

小人之學也入乎

耳出乎口

所謂今之學者為人道聽涂說也

口耳之間則四寸曷足

以美七尺之軀哉

韓侍郎云則當為財與纒同

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君子之學

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為禽犢

禽犢饋獻之物

也故不問而告謂之傲

傲喧噪也言與戲傲無異或曰讀為噉聲曰噉噉然也噉

與教通問一而告二謂之贊

贊即讚字也謂以言強讚助之今贊禮謂之贊

唱古字口與言多通

傲噴非也君子如響音矣

如響應聲

學莫便

乎近其人

謂賢師也

禮樂法而不說

有大法而不曲說也

詩書故

而不切

詩書但論先王故事而不委曲切近於人故曰學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也

春秋約而

不速

文義隱約褒貶難明不能使人速曉其意也

方其人之習君子之

說則尊以徧矣周於世矣

當其人習說之時則尊高而徧周於世事矣六經則

不能然矣

故曰學莫便乎近其人

學之經莫速乎好其人隆禮次之

學之大經無速於好近賢人若

無其人則隆禮為次之

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

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爾則末世窮年不

免為陋儒而已

安語助猶言抑也或作安或作按荀子多用此字禮記三年間作焉戰國策謂趙王曰秦

與韓為上交秦禍案移於梁矣秦與梁為上交秦禍案攘於趙矣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今置質為臣其主安重釋璽辭官其主安輕

蓋當時人通以安為語助或方言耳特猶言直也雜識志謂雜志記之書百家之說也言既不能好其人又不能隆禮直學雜說順

時書而已豈免為陋儒乎言不知通變也將原先王本仁義則禮正其

經緯蹊徑也

所成所出皆在於禮也

若挈裘領誦五指而

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

言禮亦為人之綱領挈舉也誦與屈同頓挈也順者不可勝數

言禮皆順矣

不道禮憲以詩書為之

道言說也璧豆之猶

以指測河也以戈春黍也以錐飡壺也不

可以得之矣故隆禮雖未明法士也不隆

禮雖察辯散儒也散謂不自檢束莊子以不才木為散木也

問楛者勿告也楛與苦同惡也問楛謂所問非禮義也凡器物堅好者謂之功濫惡者謂之楛國語

曰辨其功苦韋昭曰堅曰功脆曰苦故西京賦曰鬻良雜苦史記曰器不苦窳或曰楛讀為沽儀禮有沽功鄭云沽麤也告

楛者勿問也說楛者勿聽也有爭氣者勿

與辨也故必由其道至然後接之非其道

則避之道不至則不接故禮恭而後可與言道之方

辭順而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而後可與言

道之致

致極也此謂道至而後接之也

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

亦傲

戲傲也論語曰言未及而言謂之躁

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氣

色而言謂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

慎其身

瞽者不識人之顏色

詩曰匪交匪舒天子所予此

之謂也

詩小雅采芣之篇匪交當為彼交言彼與人交接不敢舒緩故受天子之賜予也

百發失一不足謂善射千里躡步不至不

足謂善御

未能全盡

倫類不通仁義不一不足謂

善學

通倫類謂雖禮法所未該以其等倫比類而通之謂一以貫之觸類而長也一仁義謂造次不離他術不能亂也

學也者固學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涂巷

之人也

或善或否

其善者少不善者多桀紂盜

跖也

盜跖柳下季之弟聚徒九千人於太山之傍侵諸侯孔子說之而不入者也

全之盡之

然後學者也

學然後全盡

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

不足以爲美也故誦數以貫之

使習禮樂詩書之數以貫穿之

思索以通之

思求其意也

爲其人以處之

爲擇賢人與之處也除

其害者以持養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

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

非是無欲慮也是猶此也謂學也或曰是謂正道也及至其致好之

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

利之有天下致極也謂不學極恣其性欲不可禁也心利之有天下之富也或曰學成之後必受榮貴

故能盡其欲也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羣衆不能移也

天下不能蕩也蕩動也覆說為學則物不能傾移矣生乎由是死

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死生必由於學是乃德之操行德操然

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我能定故能應物也能定能應

夫是之謂成人內自定而外應物天見其明地見

其光君子貴其全也見顯也明謂日月光謂水火金王

玉之光君子則貴其德之全也

脩身篇第二

見善脩然必有以自存也脩然整飭貌言見善必自整飭使存於身也

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愀然憂懼貌自省其過也善在身介

然必以自好也介然堅固貌易曰介如石焉自好自樂其善也不善在身

蓄然必以自惡也蓄讀為災然故非我而當

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吾賊也。故君子隆師而親友，以致惡其賊。

致極也
下同

好善無厭，受諫而能戒，雖欲無進得

乎哉！小人反是，致亂而惡人之非己也，致

不肖而欲人之賢己也。心如虎狼，行如禽

獸，而又惡人之賊己也。諂諛者親，諫爭者

疏，脩正為笑，至忠為賊。雖欲無滅亡，得乎

哉！

至忠反
以為賊

詩曰：滄滄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

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此之謂

也詩小雅小旻之篇毛去滄滄然患其上訛訛然不思稱乎上鄭云臣不事君亂之階也故甚可哀滄許急反訛音紫

扁善之度以治氣養生則後彭祖以脩身

自名則配堯禹扁讀為辨韓詩外傳曰君子有辨善之度言君二有辨別善之法即謂禮

也言若用禮治氣養生壽則不及於彭祖若以脩身自為名號則壽配堯禹不朽矣言禮雖不能治氣養生而長於脩身

自名以此辨之則善可知也彭祖堯臣名鏗封於彭城經虞夏至商壽七百歲也宜於時通利

以處窮禮信是也信誠也言所用脩身及時通處窮禮誠是也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善

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凡用血氣志意知慮由禮則治通

不由禮則勃亂提侵

提舒緩也爾雅媿媿安也詩曰好人提提皆舒緩之義也

食飲衣服居處動靜由禮則和節不由禮

則觸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

雅不由禮則夷固僻違庸衆而野

夷倨也論語曰原壤

夷俟固陋也庸凡庸衆衆人野郊野之人

故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

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詩云禮儀卒度

笑語卒獲此之謂也

詩小雅楚茨之篇卒盡也獲得也

以善先人者謂之教以善和人者謂之順

先謂首唱也和胡卧反下同

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諂以不善

和人者謂之諛

諛之言陷也謂以佞言陷之諛與俞義同故為不善和人也

是是

非非謂之智

能辨是為是非為非謂之智也

非是是非謂之愚

以非為是以是為非則謂之愚

傷良曰讒害良曰賊是謂是非

謂非曰直竊貨曰盜匿行曰詐易言曰誕

趣舍無定謂之無常

不恒之人

保利弃義謂之至

賊

保安

多聞曰博少聞曰淺多見曰閑

閑習也能習其

事則不迫遽也

少見曰陋難進曰促

促與提媿皆同謂弛緩也

易忘曰

漏少而理曰治多而亂曰耗

少謂舉其要而有條理謂之治耗虛

竭也凡物多而易盡曰耗

治氣養心之術

言以禮脩身是亦治氣養心之術不必如彭祖也

血氣剛強

則柔之以調和智慮漸深則一之以易良

漸進也或曰漸浸也子廉反詩曰漸車帷裳言智慮深則近險詐故一之以易良也

勇膽猛戾則

輔之以道順

膽有膽氣戾忿惡也此性多不順故以道順輔之也

齊給便利

則節之以動止

爾雅去齊疾也齊給便利皆捷速也懼其太陵遽故節之使安徐也

狹

隘褊小則廓之以廣大卑溼重遲貪利則

抗之以高志

卑謂謙下溼亦謂自卑下如地之下溼然也方言溼憂也自關而西凡志而不得欲

而不獲高而有墜行而中止皆謂之溼亦謂之過謙恭而無禮者重遲寬緩也夫過恭則無威儀寬緩常不及機事

貪利則苟得故皆抗之高志也或曰卑溼亦為遲緩也言遲緩之人如有卑溼之疾不能運動也

庸衆

駑散則刳之以師友

庸衆已解上駑謂材下如駑馬者也散不拘檢者也刳奪

去也言以師友去其舊性也

怠慢僇弃則炤之以禍災

僇輕也謂自輕

其身也音匹妙反方言楚謂相輕薄為僇炤之以禍災謂以禍災照燭之使知懼也炤與照同

愚款端

慤則合之以禮樂通之以思索

款誠款也說文云款意有

所欲也愚款端慤多無潤色故合之以禮樂此皆言修身之術在攻其所短也

凡治氣養心

之術莫徑由禮莫要得師莫神一好徑捷速也神神

明也一好謂好善不怒惡也夫是之謂治氣養心之術也

志意脩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內省

而外物輕矣傳曰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

此之謂也君子能役物小人為物所役凡言傳曰皆舊所傳聞之言也身勞而心

安為之利少而義多為之事亂君而通不

如事窮君而順焉窮君小國迫脅之君也言事大國暴亂之君違道而通不如事小國

之君順行其道也故良農不為水旱不耕良賈不為

折閱不市折損也閱賣也謂損所士君子不為貧

窮怠乎道

體恭敬而心忠信術禮義而情愛人術法也

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貴橫行不順理而行也困窮也言

所至皆貴也勞苦之事則爭先饒樂之事則能讓

端慤誠信拘守而詳拘守謂守而勿失詳謂審於事也橫行天

下雖困四夷人莫不任體倨固而心執詐

術順墨而精雜汙倨傲也固鄙固順墨當為慎墨慎謂齊宣王時處士慎到也其術本黃老

歸刑名先申韓其意相似多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箸書四十一篇墨翟宋人號墨子墨子箸書三十五篇其術多務儉嗇精

當為情雜汗謂橫行天下雖達四方人莫不賤非禮義之言也

勞苦之事則偷儒轉脫偷謂苟避於事儒亦謂懦弱畏事皆懶惰之義或曰

偷當為輸揚子雲方言云儒輸愚郭璞注謂懦懈也又云解輸儒謂懦之人苟求免於事之義饒樂之

事則佞兌而不曲兌悅也言佞悅於人以求饒樂之事不曲謂直取之也辟違

而不慙乖僻違背不能端慙誠信辟讀為僻程役而不錄程功程役勞役錄檢

束也於功程及勞役之事怠惰而不檢束言不能拘守而詳也橫行天下雖達四方

人莫不弃

行而供冀非漬淖也

供恭也冀當為翼凡行自當恭敬非謂漬於泥淖也人在

泥淖中則兢兢然或曰李巡注爾雅冀州曰冀近也恭近謂不敢放誕也

行而俯頃非擊

戾也

擊戾謂頃曲戾不能仰者也擊戾猶言了戾也

偶視而先俯非恐

懼也

偶視對視也

然夫士欲獨脩其身不以得罪

於此俗之人也

夫驥一日而千里駑馬十駕則亦及之矣

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其折骨絕筋終身

不可以相及也將有所止之則千里雖遠

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為乎其不可以

相及也不識步道者將以窮無窮逐無極

與意亦有所止之與行步夫堅白同異有厚無

厚之察非不察也此言公孫龍惠施之曲說異理不可為法也堅白謂離堅白也公孫

堅白論曰堅白石三可乎曰不可二可乎曰可謂目視石但見白不知其堅則謂之白石手觸石則知其堅而不知其白則謂

之堅石是堅白終不可合為一也司馬彪曰堅白謂堅石非石白馬非馬也同異謂使異者同同者異或曰即莊子所謂大同

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言同在天地之間故謂之大同物各有種類所同故謂之小同是大同與小同異也此略舉同異

故曰此之謂小同異莊子又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言萬物總謂之物莫不皆同是萬物畢同若分而別之則人耳目鼻

口面體草木枝葉花實無不皆異是物畢異也此具舉同異故曰此之謂大同異莊子又曰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無厚謂厚之極不可為厚薄也不可積言其委積至多不可復積也凡無厚不可積因於有厚可積故得其大千里千學者舉大之極也

然而君子不辯止之也止而不為倚魁之行非不

難也然而君子不行止之也倚奇也奇讀為奇偶之奇方言云秦晉之

間凡物體全而不具謂之倚魁大也倚魁皆謂偏僻狂怪之行莊子曰南方有倚人曰黃繚也故學曰遲

彼止而待我我行而就之學曰謂為學者傳此言也遲待也直吏友

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為乎其不可

以同至也故踴步而不休跋鼈千里累土

而不輟上崇成厭其源開其瀆江河可

竭

厭塞也音一涉反瀆水竇也

一進一退一左一右六驥不致

言不齊故不能致道路也

彼人之才性之相懸也豈若跛鼈

之與六驥足哉然而跛鼈致之六驥不致

是無他故焉或為之或不為爾

道雖邇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為不成其為

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矣

多暇日謂怠惰出入謂道路所至也

好法而行士也

好法而能行則謂之士事也謂能治其事也

篤志而體君

子也

厚其志而知大體者也

齊明而不竭聖人也

齊謂無偏無頗

也不竭不窮也書曰成湯克齊聖廣淵

人無法則俛俛然

俛俛無所適貌言不知所措履禮記曰俛俛乎其何之

有

法而無志其義則渠渠然

渠讀為遠古字渠遠通渠渠不寬泰之貌

志識也不識其義謂但拘守文字而已

依乎法而又深其類然後温

温然

深其類謂深知統類温温有潤澤之貌舉類君子所難故屢言之也

禮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正禮也無禮

何以正身無師吾安知禮之為是也禮然

而然則是情安禮也師云而云則是知若師

也情安禮知若師則是聖人也情安禮謂若天牲所安不以學

也行不違禮言不違師則與聖人無異言師法之效如此也故非禮是無法也非

師是無師也無師謂不以師為師不是師法而好自用

譬之是猶以盲辨色以聾辨聲也舍亂妄

無為也舍除也除亂妄之人孰肯為此也故學也者法禮也夫師

以身為正儀而貴自安者也效師之禮法以為正儀如性之所安斯為

貴也禮或為體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之謂也

討大雅皇矣之篇引此以喻師法暗合天道如文王雖未知已順天之法則也

端慤順弟則可謂善少者矣弟與加好學悌同

遜敏焉則有鈞無上可以為君子者矣既好

學遜敏又有鈞平之心而無上人之意則可以為君子矣或曰有鈞無上四字衍耳偷儒憚事無

廉恥而嗜乎飲食則可謂惡少者矣偷儒憚事皆謂

懦弱怠惰畏勞苦之人也加惕悍而不順險賊而不弟焉韓

郎云惕與蕩同字作心則可謂不詳少者矣雖陷邊易謂放蕩兇悍也

刑戮可也詳當老老而壯者歸焉老老謂以老為老而尊敬之也

孟子曰伯夷太公二老者天下之達老
是天下之父也其父歸之其子焉佳矣
不窮窮而通者積

焉窮者則寬而容之不迫蹙以苛政謂惠卹鰥寡窮匱也積
填委也既然則通者歸亦多矣覆巢毀卵則鳳皇不至竭

澤涸魚則蛟龍
不遊義與此同行乎冥冥而施乎無報而賢不

肖一焉行乎冥冥謂行事不務求人知之施乎無
報謂施不務報如此賢不肖同慕而歸之人有此

三行雖有大過天其不遂乎若不幸而有過天亦
祐之矣此固不宜有

大災也

君子之求利也略其遠害也早其避辱也

懼其行道理也勇

君子貧窮而志廣富貴而體恭安燕而血氣

不惰勞勸而容貌不枯怒不過奪喜不過

予予賜也周禮八柄三曰予以馭其幸君子貧窮而志廣隆仁

也仁愛之心厚故所思者廣言務於遠大濟物也富貴而體恭殺執也減權執之

威故形體恭謹殺所介反安燕而血氣不惰東理也東與簡同言東擇其

事理所宜而不務驕逸故雖安燕而不至怠惰勞勸而容貌不枯好交

也以和好交接於物志意常泰也怒不過奪喜不過予是法勝

私也以公滅私故賞罰得中也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

有作惡遵王之路此言君子之能以公義

勝私欲也

書洪範之辭也

不盛事喜不盛

容態不赫我交

荀子卷第一

燕而血康不削東野也

東野與

富貴而黷恭姪姪也

富貴而黷恭姪姪也

荀子

荀子貪讓而志貴劉三

容態不赫然不盛事喜不盛

貧而志貴富貴而黷恭安燕而血康

荀子卷第二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揚

倅

注

不苟篇第三

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

行如字 察聰察

名不

貴苟傳唯其當之為貴

當謂合禮義也當丁浪反

故懷負

石而赴河是行之難為者也而申徒狄能

之

申徒狄恨道不行發憤而負石自沈於河莊子音義曰殷時人韓詩外傳曰申徒狄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不從

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

禮義之中時止則時行

則行不必枯槁赴淵也揚子雲非屈原曰
君子遭時則大行不遇則龍蛇何必沈身
山淵平天地比

比謂齊等也莊子曰天與地卑山與澤平音義曰以平地比天則
地卑於天若以宇宙之高則似天地皆卑天地皆卑則山與澤平

矣或曰天無實形地之上空虛者盡皆天也是天地長親比相隨
無天高地下之殊也在高山則天亦高在深泉則天亦下故曰天

地比地去夫天遠近
皆相似是山澤平也
齊秦襲
襲合也齊在東秦在西相去甚
遠若以天地之大包之則曾無

隔異亦可合
為一國也
入乎耳出乎口
未詳所明之意或曰即山出
口也言山有耳口也凡呼於

一山衆山皆應是山聞人聲而應之故曰入
乎耳出乎口或曰山能吐納雲霧是以有口
鈎有須
未詳自

入乎耳出乎口鈎有須皆淺學所未見或曰鈎有須即丁子有尾
也丁之曲者為鈎須與尾皆毛類是同也莊子音義云夫萬物無

定形形無定稱在上為首在下為尾世人謂右行
曲波為尾今丁子二字雖左行曲波亦是尾也
卯有毛

司馬彪曰胎卵之生必有毛羽鷄伏鵠卵不為鷄則生類於鵠也毛氣成毛羽氣成羽雖胎卵未生而毛羽之性已著矣故曰卵

有是說之難持者也而惠施鄧析能之皆異端曲說故

曰難持惠施梁相與莊子同時其書五車其道舛駁鄧析鄭大夫

劉向云鄧析好刑名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數難子產為政子

產執而戮之按左氏傳鄭駟歎殺鄧析

而用其竹刑而云子產戮之恐誤也然而君子不貴

者非禮義之中也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

與禹舜俱傳而不息然而君子不貴者非

禮義之中也吟口吟咏長在人口也說苑作盜跖匈貪故曰君子行不

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得唯其當

之為貴詩曰物其有矣唯其時矣此之謂

也詩小雅魚麗之篇言雖有物亦須得其時以喻當之為貴也

君子易知而難狎坦蕩蕩故易知不比黨故難狎易懼而難脅

小心而志不可奪也畏患而不避義死欲利而不為所非

心以為非則捨之交親而不比親謂仁恩此謂暱狎言辯而不辭辯足

以明一不蕩蕩乎其有以殊於世也與俗人有異

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小人能亦醜不能

亦醜君子能則寬容易直以開道人道與不導同

能則恭敬縛紕以畏事人

縛與擗同紕與黜同謂自擗節貶損

小人

能則倨傲僻違以驕溢人

滿溢

不能則妬嫉怨

誹以傾覆人故曰君子能則人榮學焉不

能則人樂告之小人能則人賤學焉不能

則人羞告之是君子小人之分也

分異也如字

君子寬而不侵

侵與慢同怠惰也

廉而不剋

廉稜也說文云剋利

傷也但有廉隅不至於刃傷也

辯而不爭察而不激

但明察而不激切也

寡

立而不勝堅彊而不暴

雖寡立人不能勝雖堅強而不兇暴

柔從

而不流恭敬謹慎而容不至於孤介也夫是之謂至

文言德備詩曰温温温恭人惟德之基此之謂也

詩大雅抑之篇温温寬柔貌

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諂諛也正義

直指舉人之過惡非毀疵也疵病也或曰讀為訾言已之

光美擬於禹舜參於天地非夸誕也與時

屈伸柔從若蒲葦非懾怯也蒲葦所以為席可卷者也剛彊

猛毅靡所不信非驕暴也信讀為伸下同古字通用以義變

應知當曲直故也

以義隨變而應其所知當於曲直也

詩曰左之左

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言君子

能以義屈信變應故也

詩小雅裳裳者華之篇以能應變故左右無不

得宜也君子小人之反也

與小人相反

君子大心則天

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

天而道謂合於天而順道

知則明

通而類

類謂知統類

愚則端慤而法

愚謂無機智也法謂守法度也

見

由則恭而止

由用也止謂不放縱也或曰止禮也言恭而有禮也

見閉則敬

而齊

謂閉塞道不行也敬而齊謂自齊整而不怨也

喜則和而理憂則靜

而理皆當其理通則文而明有文而彰明也窮則約而詳

隱約而詳明其道也小人則不然大心則慢而暴小心則

流淫而傾以邪譎事人也知則攫盜而漸漸進也謂貪利不知止也愚

則毒賊而亂毒害也愚而無畏忌也見由則兌而倨兌悅也言喜於

微幸而倨傲也見閑則怨而險怨上而險賊也喜則輕而環輕謂輕佻

失據環小飛也言小人之喜輕佻如小鳥之環然許緣反或曰與懷同說文云懷急也憂則挫而懾通

則驕而偏偏頗也窮則弃而儻弃自弃也儻當為溼方言云溼憂也字書無儻

字韓詩外傳作弃而累也傳曰君子兩進小人兩廢此之謂也

君子治治非治亂也曷謂耶曰禮義之謂
治非禮義之謂亂也故君子者治禮義者
也非治非禮義者也然則國亂將弗治與
曰國亂而治之者非案亂而治之之謂也

去亂而被之以治

案據也舊亂而治之也荀子
安案多為語助與此不同也

人汙

而脩之者

人有汙穢之
行將脩為善

非案汙而脩之之謂也

去汙而易之以脩故去亂而非治亂也去
汙而非脩汙也治之為名猶曰君子為治

而不為亂為脩而不為汙也

治之名號如此

君子絜其辯而同焉者合矣

絜脩整也謂不煩雜

善其

言而類焉者應矣

出其言善千里之外應之

故馬鳴而馬

應之非知也其勢然也

知音

故新浴者振

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

言潔其身者懼外物之汙也猶

賢者必不受不善人之汙者也

其誰能以己之漘漘受人之域

域者哉

漘漘明察之貌漘盡謂窮盡明於事易曰窮理盡性域當為惑域域昏也楚詞曰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昏

昏者乎漘予諛反

君子養心莫善於誠

無姦詐則心常安也

致誠則無它

事矣

致極也極其誠則外物不能害

唯仁之為守唯義之為行

致其誠在仁義

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矣

誠心守於仁愛則必形見於外則下尊之如神能化育之矣化謂遷善也

誠心行義則理理則

明明則能變矣

義行則事有條理明而易人不敢欺故能變改其惡也

變化

代興謂之天德

既能變化則德同於天馴致於善謂之化改其舊質謂之變言始於化終於變

也猶天道陰陽運行則為化春生冬落則為變也

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

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百姓期焉

期謂知其

時夫此有常以至其誠者也至極也天地四時所以有常如此者由極其誠

所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親不怒而威

君子有至德所以嘿然夫此順命以慎其獨者也人所

命如此者由慎其獨所致也慎其獨謂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至誠不欺故人亦不違之也善之為

道者不誠則不獨無至誠則不能慎其獨也不獨則不形不能

獨故其德亦不能形見於外不形則雖作於心見於色出於

言民猶若未從也雖從必疑若如也無至誠故雖出令民猶如未從者

雖彊使之從亦必疑之地天地為大矣不誠則不能化萬物

聖人爲知矣不誠則不能化萬民父子爲

親矣不誠則疏君上爲尊矣不誠則卑謂卑

不爲在下所尊夫誠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

也唯所居以其類至所居所止也唯其所止至誠則以類自至謂天地誠則能化萬物聖

人誠則能化萬民父子誠則親君上誠則尊也操之則得之舍之則失之持操

操而得之則輕持至誠也而得之則易舉也詩曰德輶如毛輕則獨行舉至誠而不難

則慎獨之事自行矣獨行而不舍則濟矣至誠在平不已濟而材盡

長遷而不反其初則化矣既濟則材性自盡長遷不反其初謂中道不廢也

君子位尊而志恭心小而道大所聽視者

近而所聞見者遠是何邪是操術然也謂以

近知遠以今知古所持之術如此也故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

也人情不相遠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後

王是也後王當今之王言後王之道與百王不殊行堯舜則是亦堯舜也君子審

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

端玄端朝服也端拜猶言端拱言君子審後王所宜施行之道而以百王之前比之若服玄端拜揖而議言其從容不勞也時人多

言後世澆醜難以推禮義之統分是非之分上分如字為治故荀卿明之

下扶問反分總天下之要治海內之衆若使一

人故操彌約而事彌大約少也得其宗主也五寸之矩

盡天下之方也矩正方之器也故君子不下室堂而

海內之情舉積此者則操術然也舉皆也

有通士者有公士者有直士者有慤士者

有小人者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物至

而應事起而辨若是則可謂通士矣物有至則能應

之事有疑則能辨之通者不滯之謂也不下比以闇上不上同以疾

下闇上掩上之明也疾與嫉同

分爭於中不以私害之若是

則可謂公士矣

謂於事之中有分爭者不以私害之則可謂公正之士也

身之

所長上雖不知不以悖君

不怨君而違悖也

身之所

短上雖不知不以取賞

受祿不誣

長短不飾以

情自竭若是則可謂直士矣

不矜其長不掩其短但任直道而竭

盡其情也

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慎之

庸常也謂言常信行常慎

畏

法流俗而不敢以其所獨甚

法效也畏效流移之俗又不敢以其

所獨善而甚過人謂不敢獨為君子也

若是則可謂慤士矣

端慤不回言

無常信行無常貞唯利所在無所不傾利

所在皆傾意求之若是則可謂小人矣

公生明偏生闇端慝生通詐僞生塞多窮塞也誠

信生神誠信至則通於神明中庸曰至誠如神夸誕生惑矜夸妄誕則貪惑於物也

此六生者君子慎之而禹桀所以分也所以

分賢愚也

欲惡取舍之權舉下事也見其可欲也則必前

後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必前後

慮其可害也者而兼權之孰計之

權所以平輕重者孰

甚也猶成孰也

然後定其欲惡取舍如是則常不大

陷矣凡人之患偏傷之也

偏謂見其一隅

見其可欲

也則不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不

顧其可害也者是以動則必陷為則必辱

是偏傷之患也

人之所惡者吾亦惡之

賢人欲惡之不必異於眾人矣

夫富貴

者則類傲之

富貴之類不論是非皆傲之也

夫貧賤者則求柔

之見貧賤者皆柔屈就之也是非仁人之情也是女媺人將以

盜名於暗世者也險莫大焉女媺人盜富貴貧賤之名於昏闇之世

暗同故曰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鮒不如盜

也田仲齊人處於陵不食兄祿辭富貴為人灌園號曰於陵仲子史鮒衛大夫字子魚賣直也

榮辱篇第四

僑泄者人之殃也泄與媒同嬾也慢也殃或為殃恭儉者僻五

兵也僻當為屏却也說文有僻字僻窶也與此義不同僻防正反雖有戈矛之刺

不如恭儉之利也言入人深故與人善言煖於布

帛傷人之言深於矛戟故薄薄之地不得

履之非地不安也危足無所履者也凡在

言也薄薄謂旁薄廣大之貌危足側足也凡皆也所以廣大之地側足無所容者皆由以言害身也巨涂

則讓小涂則殆雖欲不謹若云不使凡行前

遠而後近故近者亦後之義謂行於道涂大道並行則讓之小道可單行則後之若能用意如此雖欲為不謹敬若有制物而不使之者

儒行曰道涂不爭險易之利

快快而亡者怒也肆其快意而亡察察而殘者

伎也至明察而見傷殘者博之而窮者言詞

而見窮蹙者由於好毀訾也清之而俞濁者口也欲求其清而俞濁者在口說之過

謂言過其實也或曰絜其身則自清矣但能口說斯俞濁也俞讀為愈豢之而俞瘠者

交也所交接非其道則必有患難雖食芻豢而更瘠也故上篇云勞倦而容貌不枯好交也辯而不

說者爭也不說不為人所稱說或讀為悅直立而不見知者勝

也直立謂已直人曲勝謂好勝人也廉而不見貴者劇也劇傷也刻已太

過不得中道故不見貴也勇而不見憚者貪也貪利則委曲求人故雖勇而不見憚

信而不見敬者好剽行也剽與專同專行謂不度是

非好復言如白公者也此小人之所務而君子之所不

爲也

鬪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

也行其少頃之怒而喪終身之軀然且爲

之是忘其身也家室立殘親戚不免乎刑

戮然且爲之是忘其親也

蓋當時禁鬪殺人之法
戮及親戚尸子曰非人

君之用兵也以爲民傷鬪則
以親戚徇一言而不顧之也君上之所惡也刑法之所

大禁也然且爲之是忘其君也夏憂忘其身

遭憂患刑戮而不能保其身是夏憂忘其身也或
曰當爲下忘其身誤爲夏又夏轉誤爲憂字耳內忘其親

上忘其君是刑法之所不舍也聖王之所
不畜也乳彘不觸虎乳狗不遠遊不忘其
親也人也憂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
則是人也而曾猶彘之不若也凡鬪者必
自以爲是而以人爲非也已誠是也人誠
非也則是己君子而人小人也以君子與
小人相賊害也憂以忘其身內以忘其親
上以忘其君豈不過甚矣哉是人也所謂

以狐父之戈鑄牛矢也

時人舊有此語喻以貴而用於賤也狐父地名史記伍被

曰吳王兵敗於狐父徐廣曰梁碭之間也蓋其地山名戈其說未聞管子曰蚩尤為雍狐之戟狐父之戈豈近此耶鑄刺也之欲反故良

劍謂之屬鏤亦取其刺也或讀斲為斲

將以為智邪則愚莫大焉將

以為利邪則害莫大焉將以為榮邪則辱

莫大焉將以為安邪則危莫大焉人之有

鬪何哉我欲屬之狂惑疾病邪則不可聖

王又誅之

屬託也之欲反

我欲屬之鳥鼠禽獸邪則

不可其形體又人而好惡多同

視其形體則又人也其好惡多與賢

人同但好
鬪為異耳

人之有鬪何哉我甚醜之

其禍如此
何為鬪也

有猶彘之勇者有賈盜之勇者

猶彘勇於求食
賈盜勇於求財

賈音

古 有小人之勇者有士君子之勇者

小人勇
於暴士

君子勇於義言
人有此數勇也

爭飲食無廉恥不知是非不辟

死傷不畏衆彊忤忤然惟利飲食之見是

狗彘之勇者也

辟讀為避忤忤愛欲之貌方
言云牟愛也宋魯之間曰牟

為事利

為事及利也
為于偽反

爭貨財無辭讓果敢而振猛貪而

戾忤忤然唯利之見是賈盜之勇也

振動也
戾乖背

也春秋公羊傳曰葵丘之會桓公振而矜之何休云元陽之貌也

輕死而暴是小人之

勇也義之所在不傾於權不顧其利舉國而

與之不為改視重死持義而不撓是士君

子之勇也

雖重愛其死而執節持義不撓曲以苟生也儒行曰愛其死以有待也

儵鮪者浮陽之魚也

儵鮪魚名浮陽謂此魚好浮於水上就陽也今字書無鮪字蓋

當為鮪說文云即鱣鮪鮪字蓋儵魚一名儵鮪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儵魚出遊是亦浮陽之義或曰浮陽渤海縣名也儵音稠

鮪布未反 祛於沙而思水則無逮矣

祛與祛同揚子雲方言云祛去也齊趙之

總語去於沙謂失水去在沙上也莊子有祛篋篇亦取去之義也

挂於患而欲謹則無

益矣

人亦猶魚也

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

怨人者窮

徒怨憤於人不自修者則窮迫無所出

怨天者無志

有志之人

但自修身遇與不遇

皆歸於命故不怨天

失之已反之人豈不迂乎哉

迂失也反

責人也

榮辱之大分安危利害之常體先義

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榮者常通

辱者常窮通者常制人窮者常制於人

受制於人

是榮辱之大分也

其中雖未必皆然然其大分如此矣

材慤者常

安利蕩悍者常危害

材慤謂材性愿慤也蕩悍已解於脩身篇

安利者

常樂易危 害者常憂險

樂易歡樂平易也 詩所謂愷悌者也

樂易

者常壽長 憂險者常夭折 是安危利害之

常體也

亦大率如此

夫天生蒸民 有所以取之

言天生衆民其君臣上下職業皆有取之道非

其道所以敗之也

志意致脩 德行致厚 智慮致明 是天

子之所以取天下也

致極也言如此是乃天子之所以取天下之道也

政令

法舉措時聽斷公

舉措時謂興力役不奪農時也

上則能順天

子之命下則能保百姓 是諸侯之所以取

國家也志行脩臨官治上則能順上下則

能保其職是士大夫之所以取田邑也循

法則度量刑辟圖籍度尺丈量斗斛刑辟刑法之書左氏傳曰先王議事以制不為

刑辟圖謂模寫土地之形籍謂書其戶口之數也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慎不

敢損益也若制父子相傳以持王公世傳法則所以保持王公

言王公賴之以為治者也是故三代雖亡治法猶存是官

人百吏之所以取祿秩也孝弟愿慤輟錄

疾力以敦比其事業而不敢怠傲是廢人

之所以取煖衣飽食長生久視以免於刑

戮也

鞫與拘同拘錄謂自檢束也疾力謂速力而作也敦厚也比親也言不敢怠惰也

飾邪說文

姦言為倚事

倚已解上倚事怪異之事

陶誕突盜

陶當為檣杙之檣頑囂之貌突

凌突不順也或曰陶當為逃隱匿其情也

惕悍僇暴

惕與蕩同

以偷生反側於

亂世之間是姦人之所以取危辱死刑也

其慮之不深其擇之不謹其定取舍措僂

是其所以危也

小人所以危亡由於計慮之失也措惡也謂不堅固也

材性知

能君子小人一也好榮惡辱好利惡害是

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則異矣小人也者疾爲誕而欲人之信已也疾爲詐而欲人之親已也禽獸之行而欲人之善已也慮之難知也行之難安也持之難立也慮之難知謂人難測其姦詐行之難安言易顛覆也持之難立謂難扶持之也成則必不得其所好必遇其所惡焉雖使姦詐得成亦必有禍無福故君子者信矣而亦欲人之信已也忠矣而亦欲人之親已也脩正治辨矣而亦

欲人之善已也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

持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必不遇其

所惡焉是故窮則不隱通則大明不隱謂人不能隱蔽

身死而名彌白白彰明也小人莫不延頸舉踵

而願曰知慮材性固有以賢人矣願猶慕也賢人謂賢

過於人也夫不知其與己無以異也則君子

汪錯之當而小人注錯之過也注錯謂所注意錯履也亦與措

置義同也故孰察小人之知能足以知其有餘可

以為君子之所為也。譬言之。越人安越。楚人

安楚。君子安雅。

雅正也。正而有美德者謂之雅。詩曰：弁彼鸞斯，歸飛提提。鸞斯雅鳥也。

是

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錯習俗之節異也。

習俗謂所習風俗節限制之也。

仁義德行常安之術也。然而未

必不危也。汙慢突盜常危之術也。然而未

必不安也。

慢當為漫漫亦汙也。水冒物謂之漫。莊子云：北人無擇曰：舜以其辱行汙漫我漫。莫半反。莊子又

曰：澶漫為樂。崔云：淫衍也。李云：縱逸也。一曰：漫欺誑之也。

故君子道其常而小人

道其怪也。

道語也。怪謂非常之事。取以自比也。

凡人有所一同飢而欲食寒而欲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目辨白

黑美惡而耳辨音聲清濁口辨酸鹹甘苦

鼻辨芬芳腥臊骨體膚理辨寒暑疾養膚理

肌膚之文理
養與癢同是又人之所常生而有也是無待

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可以為堯禹

可以為桀跖可以為工匠可以為農賈在

勢注錯習俗之所積爾

積在所

是又人之所

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

同也為堯禹則常安榮為桀跖則常危辱

為堯禹則常愉佚為工匠農賈則常煩勞

然而人力為此而寡為彼何也曰陋也

言人不為

彼堯禹而為此桀跖由於性之固陋也堯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

於變故成乎脩脩之為待盡而後備者也

變故患難事故也言堯禹起於憂患成於脩飾由於待盡物理然後乃能備之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

筋骨窮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不能動心忽
性增益其所不為也智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為于偽反 人之

生固小人無師無法則唯利之見爾人之

生固小人又以遇亂世得亂俗是以小童

小也以亂得亂也君子非得勢以臨之則

無由得開內焉開小人之志而內善道也今是人之口腹安

知禮義安知辭讓安知廉恥隅積言口腹無所知隅一

也隅謂其分也積積習亦咍咍而噍鄉鄉而飽已矣咍咍噍貌如鹽

反噍嚼也才笑反鄉人無師無法則其心正其口

鄉趨飲食貌許亮反

腹也人不學則心正如口腹之欲也今使人生而未嘗睹芻豢稻

粱也唯菽藿糟糠之為睹則以至足為在

此也俄而粲然有秉芻豢而至者則矚然

視之曰此何怪也粲然精絜貌牛羊曰芻犬豕曰豢豢圈也以穀食於圈中矚然驚視貌與

賤狝同禮記曰故鳥不狝許聿反賤或為俄彼臭之而無嫌於鼻臭許又反嫌當為嫌厭也

苦廉反或下忝反嘗之而甘於口食之而安於體則莫

不棄此而取彼矣今以夫先王之道仁義

之統以相羣居以相持養以相藩飾以相

安固邪

持養保養也藩飾藩蔽文飾也

以夫桀跖之道是其為

相縣也幾直夫芻豢稻粱之縣糟糠爾哉

言以先王之道與桀跖相縣豈止

糟糠比芻豢哉幾讀為豈下同

然而人力為此而寡

為彼何也曰陋也陋也者天下之公患也

公共有此患也

人之大殃大害也故曰仁者好告示

人告之示之靡之儼之鈗之重之

靡順從也儼疾也火緣反

靡之儼之猶言緩之急之也鈗與浴同循也撫循之申重之也

則夫塞者俄且通也陋

者俄且憊也愚者俄且知也

憊與憊同猛也方言云晉魏之間謂猛為憊陋

者俄且憫言鄙陋之人俄且矜莊有儀也
詩云瑟兮僩兮鄭云僩寬大也下板反

是若不行則湯

武在上曷益桀紂在上曷損

若不行告示之道則湯武何益於天

下桀紂何損於百姓所以貴湯武賤桀紂以行與不行耳

湯武存則天下從而治

桀紂存則天下從而亂如是者豈非人之

情固可與如此可與如彼也哉

人之情食欲有芻豢衣欲有文繡行欲有

輿馬又欲夫餘財蓄積之富也

皆人之所貴也然而窮

年累世不知不足是人之情也

不知不足當為不知足剩不字

耳或曰不足猶不得也

今人之生也方知畜雞狗豬彘又

畜牛羊然而食不敢有酒肉餘刀布有困

窮

刀布皆錢也刀取其利布取其廣困廩也園曰困方曰廩窮窘也地藏曰窖窮匹貌反

然而衣

不敢有絲帛約者有筐篋之藏然而行不

敢有輿馬

約儉嗇也筐篋藏布帛者也言又富於餘刀布也

是何也非不

欲也幾不長慮顧後而恐無以繼之故也

於是又節用禦欲

禦制也或作禦止也

收斂畜藏以繼

之也是於已長慮顧後幾不甚善矣哉

亦幾

豈讀為今夫偷生淺知之屬曾此而不知也偷者苟且

也食太侈不顧其後俄則屈安窮矣屈竭也安語助

也猶言屈然窮矣安已解上也是其所以不免於凍餓操瓢囊

為溝壑中瘠者也乞食羸瘦於溝壑者言不知久遠生業故至於此也況夫

先王之道仁義之統詩書禮樂之分乎為生業尚

不能知況能知其遠大者分制也扶問反彼固天下之大慮也將為天

下生民之屬長慮顧後而保萬世也其不

長矣其溫厚矣其功盛姚遠矣不古流字溫猶足也言先王之

道於生人其為温足也亦厚矣姚
與遙同言功業之盛甚長遠也
非孰脩為之君子莫

之能知也孰甚也甚脩飾故曰短綆不可以汲
作為之君子也

深井之泉知不幾者不可與及聖人之言

綆索也幾近也夫詩書禮樂之分固非庸人之所
謂不近於習也

知也故曰一之而可再也既知一則有之而可

久也不可中廣之而可通也知禮樂廣博慮之而

可安也思慮禮樂反鉛察之而俞可好也鉛與

循也既知禮樂之後却循察以治情則利利益也禮記曰聖王
之愈可好而不厭俞音愈
所以治人之七情脩

十義捨禮何以治之以為名則榮以羣則和以獨則足知詩書禮

樂羣居則和同獨處則自足也樂意者其是邪樂意莫過於此夫貴為天子

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則從人

之欲則勢不能容物不能贍也故先王案

為之制禮義以分之以禮義分別上下也使貴賤之等長

幼之差知賢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載其

事而各得其宜載行也任之也然後使慤祿多少厚

薄之稱慤實也謂實其祿使當其才稱尺證反是夫羣居和一之

道也故仁人在上則農以力盡田賈以察

盡財百工以巧盡械器

盡謂精於事察謂明其盈虛說文云有盛為械無盛

為器士大夫以上至於公侯莫不以其仁厚知

能盡官職夫是之謂至平

各當其分雖貴賤不同然謂之至平也

故或祿天下而不自以為多

謂為天子以天下為祿也或監

門御旅抱關擊柝而不自以為寡

監門主門也御讀為迺迺

旅逆旅也抱關門卒也擊柝擊木所以警夜者皆知其分故雖賤而不以為寡也

故曰斬而齊枉

而順不同而一夫是之謂人倫

舊有此語引以喻貴賤雖不同

不以齊一然而要歸於治也斬而齊謂彊斬之使齊若漢書之一切者枉而順雖枉曲不直然而歸於順也相同而一謂殊途同歸也夫如此

是人之倫理也詩曰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蒙此之謂

也詩殷頌長發之篇共執也駿大也蒙讀為厖厚也今詩作駿厖言湯執大玉小玉大厚於下國言下皆賴其德也

荀子卷第二

金澤文庫

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風吹草靡君子之德教也小人

之德教也教者教之也德者得也君子之德教者得也小人

之德教者不得也君子之德教者得也小人之德教者不得也

齊子卷之二
金野文車

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風吹草靡君子之德教也小人

之德教也教者教之也德者得也君子之德教者得也小人

之德教者不得也君子之德教者得也小人之德教者不得也

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風吹草靡君子之德教也小人

荀子卷第三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揚

倅注

非相篇第五

相視也視其骨狀以知吉凶貴賤也妄誕者多以此惑世時人或矜其狀貌而忽於務實

故荀卿作此篇非之漢書刑法家有相人二十四篇

相人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

道說古者

有姑布子卿

姑布姓子卿名相趙襄子者或本無姑字

今之世梁有

唐舉

相李兗蔡澤者

相人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

凶妖祥世俗稱之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

道也

再三言者深非之也

故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

擇術

術道術也

形不勝心心不勝術術正而心

順則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為君子也

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為小人也君子

之謂吉小人之謂凶故長短小大善惡形

相非吉凶也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

蓋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

子弓短

子弓蓋仲弓也言子者著其為師也漢書儒林傳馯臂字子弓江東人受易者也然馯臂傳易之外

更無所聞荀卿論說常與仲尼相配必非駢臂也駢音寒昔者衛靈公有臣曰公

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焉廣三寸鼻目

耳具而名動天下面長三尺廣三寸言其狹而長甚也鼻目耳雖皆具而相去踈遠所以為

異名動天下言天下皆知其賢或曰狹長如此不近人情恐文句誤脫也楚之孫叔敖期思之

鄙人也杜元凱云期思楚邑名今弋陽期思縣鄙人郊野之人也突禿長左軒較

之下而以楚霸突謂髮短可陵突人者故莊子說趙劍士蓬頭突鬚長左左脚長也軒較之下

而以楚霸言脩文德不勞甲兵遠征伐也說文云軒曲輶也鄭注考工記云較兩輶上出式者詩曰猗重較兮葉公子

高微小短瘠行若將不勝其衣葉公楚大夫沈尹戌之子食邑

於葉名諸梁字子高楚僭稱王其大
夫稱公白公亦是也微細也葉音攝
然白公之亂也令尹

子西司馬子期皆死焉
白公楚太子建之子平王之孫子西楚平王長庶子公子

申子期亦平王子公子結葉公子高入據楚誅白公定楚國

如反手爾仁義功名善於後世故士不揣

長不揆大不權輕重亦將志乎心爾
揆與絜同約也

謂約計其大小也絜戶結反莊子匠石見社樹絜之百圍權稱也輕重體之輕重也言不論形狀長短大小肥瘠唯在志意脩飭耳

長短小大美惡形相豈論也哉且徐偃王

之狀目可瞻馬
徐國名僭稱王其狀偃仰而不能俯故謂之偃王周穆王使楚誅之瞻馬言不能俯

視細物遠望纔見馬尺子
曰徐偃王有筋而無骨也

仲尼之狀面如蒙俱

俱方相也其首

蒙茸然故曰蒙俱子虛賦曰蒙公先驅韓侍郎云四目為方相兩目為俱俱音欺慎子曰毛廋西施天下之至姣也衣之以皮俱則見之者皆

走也 周公之狀身如斷菑

爾雅云木立死曰柀與菑同

皐陶之狀

色如削瓜

如削皮之瓜青綠色

閔天之狀面無見膚

閔天

文王臣在十亂之中言多鬚髯蔽其膚也

傳說之狀身如植鰭

植立也如魚之立也

伊尹之狀面無須麋

麋與眉同

禹跳湯偏

尹子曰禹之勞

十年不窺其家手不爪脛不生毛偏枯之病多步不相過人曰禹步鄭注尚書大傳云湯半體枯呂氏春秋曰禹通水濬川顏

色黎黑步不相過

堯舜參牟子

牟與眸同參牟子謂有二瞳之相參也史記曰舜目重瞳

重瞳蓋堯亦然尸子曰舜兩眸子是謂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成章當時傳聞今書傳亦難盡詳究所出也從者將論

志意比類文學邪直將差長短辨美惡而

相欺傲邪從者荀卿門人問將論志意文學邪但以好醜相欺傲也古者桀紂

長巨姣美天下之傑也筋力越勁百人之

敵也姣好也倍萬人曰傑越過人也勁勇也然而身死國亡為天下

大僂後世言惡則必稽焉僂與戮同稽考也後世言惡必考桀紂為

也證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眾論議之

卑爾亦非以容貌害身言美惡皆非所患但以聞見不廣論議不高故致禍耳今世俗

之亂君鄉曲之儼子

方言云儼疾也慧也與喜而翹義同輕薄巧慧之子也儼

火立反

莫不美麗姚冶竒衣婦飾血氣態度擬

於女子

說文云姚美好貌冶妖竒衣珍異之衣婦飾謂如婦人之飾言輕細也擬於女子言柔弱便辟也

婦人莫不願得以為夫處女莫不願得以

為士

士者未娶妻之稱易曰老婦得其士夫

弃其親家而欲奔之

者比肩並起然而中君羞以為臣中父羞

以為子中兄羞以為弟中人羞以為友

不必

上智皆知惡也

俄則束乎有司而戮乎大市

犯刑法為有司所束

也縛莫不呼天啼哭苦傷其今而後悔其始

苦傷今之刑戮悔其始之所為

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衆

而論議之卑爾然則從者將孰可也

問從者形相與

志意孰為益乎

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

貴不肖而不肯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

言必有禍

災也人有三必窮為上則不能愛下為下則

好非其上是人之一必窮也鄉則不若備

則謾之是人之二必窮也

鄉讀為向若如也謾欺毀也莫干反

智

行淺薄曲直有以相懸矣然而仁人不能

推知士不能明是人之三必窮也

曲直猶能否也言智慮德

行至淺薄其能否與人又相懸遠不能推讓明白之言不知己之不及也知音智行下孟反懸讀為懸

人有此三

數行者以為上則必危為下則必滅詩曰

雨雪瀼瀼宴然聿消莫肯下隧式居屢驕

此之謂也

詩小雅角弓之篇今詩作見見日消作宴然蓋聲之誤耳見日氣也隧讀為隨屢讀為婁婁歛

也言雨雪瀼瀼然見日氣而自消喻欲為善則惡自消矣幽王曾莫肯下隨於人用此居處歛其驕慢之過也

人之所以爲人者何已也已與以同問何以謂之人而貴於禽獸也曰

以其有辨也辨別也飢而欲食寒而欲煖勞

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

是無待而然者也不待學而知也是禹桀之所同也

然則人之所以爲人者非特以二足而無

毛也以其有辨也今夫狴狴形笑亦二足

而毛也狴狴獸似人而能言出交吐笑笑者能言笑也然而君子啜其羹

食其馘馘鬻也禽獸無辨故賤而食之側吏反故人之所以爲人

者非特以其二足而無毛也以其有辨也

夫禽獸有父子而無父子之親有牝牡而

無男女之別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於

分有上下親分莫大於禮分生於禮也禮莫大於

聖王聖王制禮者言其人存其政舉聖王有百吾孰法焉問

王至多誰故曰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絕文禮文節制度也言

禮文久則制度滅息宗族久則廢也守法數之有司極禮而禡禡解也

世相承守禮之法數至於極久亦下脫也易曰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言此者以喻久遠難詳不如隨時興治褫直吏反故

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

是也

後王近時之王也粲然明白之貌言近世明王之法則是聖王之跡也夫禮法所興以救當世之急故隨

時設教不必拘於舊聞而時人以爲君必用堯舜之道臣必行禹稷之術然後可斯惑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故荀卿深

陳以後王爲法審其所貴君子焉司馬遷曰法

後王者以其近已而俗相類議卑而易行也

彼後王者天

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猶舍

已之君而事人之君也故曰欲觀千歲則

數今日欲知億萬則審一二欲知上世則

審周道欲知周道則審其所貴君子

謂已

之君也審謂故曰以近知遠以一知萬以微知

明此之謂也

夫妄人曰古今異情其以治亂者異道而

衆人惑焉彼衆人者愚而無說陋而無度

者也

言其愚陋而不能辨說測度度大各反下同

其所見焉猶可欺也

而況於千世之傳也

傳傳聞也

妄人者門庭之間

猶可誣欺也而況於千世之上乎聖人何

以不欺曰聖人者以已度者也

以已意度古人之意故人不能

欺亦不欺人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今之人情度古

皆同豈其以類度類類種類謂以說度功以言說度

道觀盡以道觀盡物之理儒效篇曰涂之古今一度也

古今不殊盡可以此度類不悖雖久同理言種類不

而理同今之牛馬與古故鄉乎邪曲而不迷觀乎

雜物而不惑以此度之以測度之道明之故向於邪曲

不惑鄉五帝之外無傳人外謂已前也無傳人謂非

無賢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

善政也久故也

中間也五帝少昊
顓頊高辛唐虞也

禹湯有傳政

而不若周之察也非無善政也久故也傳

者久則論略近則論詳略則舉大詳則舉小

略謂舉其大
綱詳周備也

愚者聞其略而不知其詳聞其詳

而不知其大也

唯聖賢乃能以略
知詳以小知大也

是以文久而

滅節族久而絕凡言不合先王不順禮義

謂之姦言雖辨君子不聽

公孫龍惠施
鄧析之屬也

法先

王順禮義黨學者

黨親
比也

然而不好言不樂

言則必非誠士也

言講說也誠士謂至誠好善之士

故君子之

於言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

辯

辯謂能談說也

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為

甚

所善謂已所好尚也

故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觀

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

觀人以言謂使人歡其言黼黻文章皆色之美者白

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

聽人以言樂於鍾鼓

琴瑟

使人聽其言

故君子之於言無厭

無厭倦也

鄙夫

反是好其實不卹其文

但好其質而不知文飾若墨子之屬也

是

以終身不免埤汙傭俗

埤汙皆下也謂鄙陋也埤與庫同豬水處謂之汙亦

地之下者也庫音婢汙一孤反

故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腐儒之謂

也腐儒如朽腐之物無所用也引易以喻不談說者

凡說之難以至高遇至卑以至治接至亂

以先王之至高至治之道說末世至卑至亂之君所以為難也說音稅

未可直至也遠舉

則病繆近世則病傭

未可直至言必在援引古今也遠舉上世之事則患繆妄下舉近世

之事則患傭鄙也

善者於是閒也亦必遠舉而不繆近

世而不傭與時遷徙與世偃仰緩急羸絀

贏餘也贏紂猶言伸屈也

府然若渠堰隄栝之於己也

府與俯同就物

之貌或讀為附渠堰所以制水隄栝所以制木君子制人亦猶比也

曲得所謂焉然而不

折傷

言談說委曲皆符其意之所謂然而不折傷其道也

故君子之度己則

以繩接人則用柂

柂牽引也度己猶正己也君子正己則以繩墨接人則牽引而致之言正

己而馴致人也或曰柂當為拽柂楫也言如以楫擢進舟船也度大各反柂以世反韓侍郎云柂者繫柂也正弓弩之器也

度

己以繩故足以為天下法則矣接人用柂

故能寬容因求以成天下之大事矣

成事在衆

故君子賢而能容罷

罷弱不任事者音疲

知而能容愚

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夫是之謂兼術

粹專一也兼術兼容之法詩曰徐方既同天子之功此之謂

也詩大雅常武之篇言君子容物亦猶天子之同徐方也

談說之術矜莊以莅之端誠以處之堅彊

以持之分別以諭之譬稱以明之欣驩芬

薌以送之寶之珍之責之神之如是則說

常無不受言談說之法如此人乃信之芬薌言至芳潔也神之謂目神異其說不敢慢也說並音稅稱尺

證反薌與香同雖不說人人莫不貴不說猶貴況其說之夫是之

謂為能貴其所貴不使人賤之也傳曰唯君子為能

貴其所貴此之謂也

君子必辯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所善謂所好也而

君子為甚焉是以小人辯言險君子辯言

仁也仁謂忠愛之道言而非仁之中也則其言不若

其默也其辯不若其訥也訥與訥同或引禮記其言訥訥然非言

而仁之中也則好言者上矣不好言者下

也故仁言大矣起於上所以導於下政令

是也起於下所以忠於上謀救是也

謀救謂嘉謀匡

救此言談說之益不可以已也如是

故君子之行仁也無厭

無厭倦時

志好

之行安之樂言之故言

所以好言說由此三者也行如字

君子必

辯小辯不如見端

端首

見端不如見本分

分上下貴賤之

分小辯謂辯說小事則不如見端首見端首則不如見本分言辯說止於知本分而已

小辯而察

見端而明本分而理聖人士君子之分具

矣

此言能辯說然後聖賢之分具

有小人之辯者有士君子之

辯者有聖人之辯者不先慮不早謀發之

而當成文而類

言闇與理會成文理而不失其類謂不乖悖也

居錯遷徙

應變不窮

錯置也居錯安居也錯干故反

是聖人之辯者也先

慮之早謀之斯須之言而足聽

斯須發言已可聽也

文

而致實博而黨正是士君子之辯者也

文謂辯說

之詞也致至也黨與謹同謂直言也凡辯則失於虛詐博則失於流蕩故致實黨正為重

聽其言則

辭辨而無統

無根木也

用其身則多詐而無功

上不足以順明王下不足以和齊百姓然

而口舌之於瞻唯則節

蓋謂騁口舌之辯也瞻唯則節四字未詳或剩

少錯誤耳 足以為竒偉偃却之屬竒偉誇大也偃却猶偃仰即偃蹇也言姦

雄口辯適足以自誇大偃蹇而已 夫是之謂姦人之雄聖王起所

以先誅也然後盜賊次之盜賊得變此不

得變也變謂教之使自新也

非十二子篇第六

假今之世假如今之世也或曰假借也今之世謂戰國昏亂之世治世則姦言無所容故十二子借亂世

以惑眾也 飾邪說文姦言以凜亂天下凜與僥同 欺惑愚

眾喬與譎同詭詐也又余律反字未詳或曰字大也放蕩恢大也 嵬嵬謂為狂險之行者也 瑣

者謂為姦細之行者也說文云嵬高不平也今此言嵬者其行狂險亦猶山之高不平也周禮大司樂云大傀裁則去樂鄭云傀猶怪也晏子春秋曰不以上為本不以民為憂內不恤其家外不顧其游夸言傀行自勤於飢寒命之曰狂僻之民明上之所禁也嵬當與傀義同音五每反又牛彼反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

者有人矣混然無分別之貌存在也縱情性安恣睢禽獸

行恣睢矜放之貌言任情性所為而不知禮義則與禽獸無異故曰禽獸行睢許季反不足以合

文通治不足合於古之文義通於治道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

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妄稱古人亦有如此者故曰持之有故又其言論能

成文理故曰言之成理足欺惑愚人眾人矣是它嚙魏牟也它嚙未詳何代人世本楚平王孫有曰公

它成豈同族乎韓詩外傳作范魏牟牟魏公子封於中山漢書藝文志道家有公子牟四篇班固曰先莊子莊子稱之今莊子有公子牟稱莊子之言以折公孫龍據即與莊子同時也又列子稱公子牟解公孫龍之言公孫龍平原君之客而張湛以為文侯子據年代非也說苑曰公子牟東行攘侯送之未知何者為定也

忍情性綦谿利跂

忍謂違矯其性也綦谿未

詳蓋與跂義同也利與離同離跂違俗自絜之貌謂離於物而跂足也莊子曰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為得離力智反跂上氏反

苟

以分異人為高

苟求分異不同於人以為高行也

不足以合大眾

明大分

既求分異則不足合大眾苟立小節故不足明大分大分謂忠孝之大義也

然而其

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

陳仲史鮒也

已解

不知一天下建國家之權

稱不知齊一天下建立國家之權稱言不知輕重稱尺證反上功用大儉約而慢

差等功用功力也大讀曰太言以功力為上而過儉約也慢輕也輕慢差等謂欲使君臣上下同勞苦也曾不

足以容辨異縣君臣上下同等則其中不容分別而縣隔君臣也然而

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

是墨翟宋鈞也宋鈞宋人與孟子尹文子彭蒙慎到同時孟子作宋輕輕與鈞同音口莖反

尚法而無法下脩而好作尚上也言所著書雖以法為上而自無法以脩

立為下而好作為言自相矛盾也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

言苟順上下之意也終日言成文典及糾察之則倜然無

所歸宿

糾與循同倜然疏遠貌宿止也雖言成文典若循察則疏遠無所指歸也

不可以經

國定分

取聽於上取從於俗故法度不立也

然而其持之有故其

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慎到田駢也

田駢齊人遊稷下著書十五篇其學本黃老大歸名法慎到已解上

不法先王不是禮義

不以禮義為是

而好治怪說玩琦辭

玩與翫同琦讀為奇異之奇

甚察

而不惠

順惠

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

為治綱紀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

足以欺惑愚眾是惠施鄧析也略法先王

而不知其統言其大略雖法先王而然統謂綱紀也然而猶材劇

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前案

古之事而自造其說謂之五行行五行五常仁義禮智者也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

無說閉約而無解約結也解說也僻違無類謂乖僻違戾而不知善類也幽隱無說閉約無

解謂其言幽隱閉結而不能自解說謂但言堯舜之道而不知其興作方略也荀卿常言法後王治當世而孟軻子思以為必行堯舜文

武之道然後為治不知隨時設教救當世之弊故言僻違無類孟子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解佳買反案飾其辭

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言自敬其辭說先君子孔

也子子思唱之孟軻和之子思孔子之孫名伋字子思孟軻鄒人字子輿皆著書七篇

世俗之溝猶瞽儒嚶嚶然不知其所非也

溝讀為拘拘愚也猶猶豫不定也瞽闇也漢書五行志作區瞽與此義同嚶嚶喧囂之貌謂爭辨也拘音寇猶音柚

遂受

而傳之以為仲尼子游為茲厚於後世

仲尼

子游為此言垂德厚於後世也

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若夫總

方略齊言行壹統類而羣天下之英傑而

告之以大古教之以至順

總領也統謂綱紀類謂比類大謂之統分別謂

之類羣會合也大讀曰太

奧窔之間簞席之上斂然聖王之

文章具焉佛然乎世之俗起焉

西南隅謂之奧東南隅謂之窔

言不出室堂之內也斂聚集之貌則六說者不能入也
佛讀為勃勃然興起貌突一帛反

十二子者不能親也無置錐之地而王公

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

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言王者之佐雖左下位非諸侯所能畜一國所能容

或曰時君不知其賢無一君一國能畜者故仲尼所至輕去也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

以為臣況比也言其所成之名比況於人莫與為偶故諸侯莫不願得以為臣或曰既成名之後則王者之輔佐也況

諸侯莫不願得以為臣乎未知其賢則無國能容也或曰況猶益也國語驪姬曰衆况厚之是聖人之不

得執者也仲尼子弓是也一天下財萬物

財與
裁同

長養人民兼利天下通達之屬莫不從

服

通達之屬謂舟車所
至人力所通者也

六說者立息十二子者遷

化

遷而
從化

則是聖人之得勢者舜禹是也今夫

仁人也將何務哉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

法仲尼子弓之義以務息十二子之說如

是則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畢聖王之跡

箸矣

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

信可信者疑可疑者意
雖不同皆歸於信也

貴

賢仁也賤不肖亦仁也言而當知也默而

當亦知也故知默由知言也論語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當丁浪反故多言而類聖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

言雖多而不流洏皆類於禮義是聖人之制作者也多少無法

而流洏然雖辯小人也洏沈也流者不復反沈者不復出也故勞力

而不當民務謂之姦事民務四民之務勞知而不律

先王謂之姦心法律辯說譬諭齊給便利而

不順禮義謂之姦說齊疾也給急也便利亦謂言辭敏捷也此三姦

者聖王之所禁也知而險賊而神用智於險又賊害不測始

神也為詐而巧巧於為詐言無用而辯言辯而無用也辯不給

惠而察惠順也辭辯不順道理而聰察也治之大殃也行辟而

堅辟讀曰僻飾非而好好飾非也玩姦而澤玩與翫同習姦而使有潤澤也

言辯而逆古之大禁也逆者乖於常理知而無法騁其異見

也知如字勇而無憚輕死察辯而操僻淫為察察之辯而操持僻淫之事

操七刀反大而用之以前數事為大而用之也好姦而與眾好姦而與眾人共之

謂使人同之也利足而迷苟求利足而迷惑不顧禍患也負石而墜謂申徒狄負石

投河言好名以至此也亦利足而迷者之類也

是天下之所弃也

兼服天下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

在貴位不驕人

聰明聖知不以窮人齊給速通不爭先人

剛毅勇敢不以傷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

雖能必讓然後為德

然後為聖賢之德也

遇君則脩臣

下之義遇鄉則脩長幼之義

在鄉黨之中也

遇長則

脩子弟之義遇友則脩禮節辭讓之義遇

賤而少者則脩告導寬容之義無不愛也

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恢然如天地之苞

萬物如是則賢者貴之不肖者親之如是

而不服者則可謂詿怪狡猾之人矣詿與妖同雖

則子弟之中刑及之而宜妖怪狡猾之人雖在家入子弟之中亦宜刑戮

及之況公法乎詩云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

人尚有典刑曾足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

也詩大雅蕩之篇鄭云老成人伊尹伊陟臣扈之屬也典刑常事故法也

古之所謂士仕者厚敦者也合羣者也士仕謂士

之入仕合謂樂富貴者也樂其道也樂分施者也施或所宜反

遠罪過者也願反于務事理者也務使事有條理羞獨富

者也使家給人足也今之所謂士仕者汗漫者也賤

亂者也汗漫已解在榮辱篇恣睢者也恣睢已解於上貪利者也

觸抵者也恃權執而忤人無禮義而唯權執之嗜者

也古之所謂處士者德盛者也能靜者也

處士不仕者也易曰或出或處能靜謂安時處順也脩正者也知命者也箸是

者也明箸其時是之事不使人疑其姦詐也今之所謂處士者無

能而云能者也

云能自言其能也慎子曰勁而害能則亂也云能而害無能則亂也蓋戰國時

以言能為云能當時之語也

無知而云知者也利心無足而佯無

欲者也

好利不知足而詐為無欲者也

行偽險穢而彊高言謹

慤者也以不俗為俗

以不合俗人自為其俗也

離縱而跂訾

者也

訾讀為恣離縱謂離於俗而放縱跂恣謂跂足違俗而恣其志意皆違俗自高之貌或曰縱當為縱傳寫

誤耳縱與纒同步也離縱謂離於俗而步去跂訾亦謂跂足自高而訾毀於人離力智反跂上氏反縱所綺反

士君

子之所能不能為

君子能為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已

可貴謂道德也

能

為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已能為可用不能

使人必用已可用謂才能也故君子恥不脩不恥見

汙見汙為人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不

耻不見用是以不誘於譽不恐於誹虛譽不能誘誹

謗不能動率道而行端然正已不為物傾側夫是

之謂誠君子誠實也謂無虛偽也詩云溫溫恭人維德

之基此之謂也已解在不苟篇

士君子之容其冠進其衣逢其容良進謂冠在

前也逢大也謂逢掖也良謂樂易也

儼然壯然祺然葦然恢恢然廣廣

然昭昭然蕩蕩然是父兄之容也

儼然矜莊之貌壯然不可

犯之貌或當為莊祺然葦然未詳或曰祺祥也吉也謂安泰不

憂懼之貌葦當為肆謂寬舒之貌恢恢廣廣皆容眾貌昭昭明

顯之貌蕩蕩

恢夷之貌

其冠進其衣逢其容慤

謹敬

儉然

侈然輔然端然訾然洞然綴綴然瞽瞍然

是子弟之容也

儉然自卑謙之貌侈然恃尊長之貌爾雅曰侈恃也郭云江東呼母為侈

音紙輔然相親附之貌端然不傾倚之貌洞然恭敬之貌禮記曰洞洞乎其敬也綴綴然不乖離之貌謂相連綴也瞽瞍然不敢正

視之貌

吾語汝學者之鬼容

說學者為鬼行之形狀鬼已解於上

其冠

綽其纓禁緩其容簡連

綽當為俛謂太向前而低俯也纓冠之繫也禁緩未

詳或曰讀為紛紛帶也言其纓大如帶而緩也簡連傲慢不前之貌紛紛其禁反連讀如往蹇來連之連

填填然

狄狄然莫莫然覲覲然瞿瞿然盡盡然盱

盱然填填滿足貌狄讀為趨跳躍之貌莫讀為貊貊靜也不言之貌或動而跳躍或靜而不言皆謂舉指無恒也覲覲未

詳或曰覲與規同規規小見之貌瞿瞿瞪視之貌盡盡極視盡物之貌盱盱張目之貌皆謂視瞻不平或大察也盱許于反

酒

食聲色之中瞞瞞然瞑瞑然

瞞瞞閉目之貌瞑瞑視不審貌謂好悅之

甚佯若不視也瞞莫干反瞑母丁反禮節之中則疾疾然訾訾然

謂

嫉毀訾也勞苦事業之中則億億然離離然偷儒

而罔無廉恥而忍護

音僕

詢是學者之鬼也

事業謂作業也億億不勉彊之貌離離不親事之貌陸法言云億心不力也音呂偷儒謂苟辟事之勞苦也罔謂罔冒不畏人之言也護詢謂詈辱也此一章皆明視其狀貌而辨善惡也今之所解或取聲韻假借或推傳寫錯誤因隨所見而通之也弟佗

其冠神禫其辭

弟佗其冠未詳神禫當為冲澹謂其言淡泊也

禹行而

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

但宗聖人之威儀而已矣

正其衣

冠齊其顏色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

之賤儒也

嗛與慊同快也謂自得之貌終日不言謂務於沈默史記樂毅與燕惠王書曰先王以為嗛於

也志偷儒憚事無廉恥而者飲食必曰君子固

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

偷儒已解上者與嗜同此皆言先儒性有

所偏愚者效而慕之故有此敝也

彼君子則不然佚而不惰勞而

不侵

雖逸而不懈惰雖勞而不弛慢

宗原應變曲得其宜如

是然後聖人也

宗原根本也言根本及應變皆曲得其宜也

仲尼篇第七

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

是何也曰然彼誠可羞稱也齊桓五伯之

盛者也

言盛者猶如此況其下乎伯讀為霸或曰伯長也為諸侯之長春秋傳曰王命內史叔興父策命晉

為侯伯也

前事則殺兄而爭國

兄子糾也

內行則姑姊

妹之不嫁者七人閨門之內般樂奢汰

亦般

樂也汰侈也

音太下同

以齊之分奉之而不足

分半也用賦稅之半也公

羊傳曰師

喪分焉

外事則詐邾襲莒并國三十五

詐邾

未聞襲莒謂相公與管仲謀伐莒未發為東郭牙先知之是也并國三十五謂滅譚滅遂滅項之類其餘所未盡聞也

其

事行也若是其險汙淫汰也如彼

事險而行汙也行下孟反

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若是而不亡

乃霸何也曰於乎夫齊相公有天下之大

節焉夫孰能亡之於乎讀為嗚呼歎美之聲大節謂大節義也倏然見

管仲之能足以託國也是天下之大知也

倏安也安然不疑也大知謂知人之大也倏他坎反安忘其怒出忘其讎遂

立以為仲父是天下之大決也安猶內也出猶外也言內忘忿

恚之怒外忘射鉤之讎仲者夷吾之字父者事之如父故號為仲父大決謂斷決之大也立以為仲父

而貴戚莫之敢妬也不敢妬其親密與之高國之位

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高子國子世為齊上卿今以其位與之本

朝之臣謂舊臣也春秋傳管仲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與之書社三百而富

人莫之敢距也

書社謂以社之戶口書於版圖周禮二十
五家為社距與拒同敵也言齊之富人莫

有敢敵管
仲者也

貴賤長少秩秩焉莫不從相公而

貴敬之是天下之大節也

秩秩順
敘之貌

諸侯有一

節如是則莫之能亡也相公兼此數節者

而盡有之夫又何可亡也其霸也宜哉非

幸也數也

其術數可霸
非為幸遇也

然而仲尼之門久五

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是何也曰然彼

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

致至
極也

非綦文理

也非極有文章條理也非服人之心也非以義服之也鄉方略審

勞佚鄉讀為向趨也審勞佚謂審知使人之勞佚也畜積脩鬪而能顛

倒其敵者也畜積倉廩脩戰鬥之術而能傾覆其敵也詐心以勝矣

彼以讓飾爭依乎仁而蹈利者也為讓所以飾爭非真

讓也行仁所以蹈利非真仁也小人之傑也彼固曷足稱乎大

君子之門哉前章言五霸救時故褒美之此章明王者之政故言其失孟子曰五霸者三王

之罪人也彼王者則不然致賢能而以救不肖致

彊而能以寬弱戰必能殆之而羞與之鬪

必以義服不力服也委然成文以示之天下委然俯就之貌言俯就人使成文理以示

天而暴國安自化矣有災繆者然後誅之有災

怪繆戾者然後誅之非顛倒其敵也故聖王之誅也綦省矣省少也所景反

文王誅四四謂密也阮也共也崇也詩曰密人不恭敢拒大邦侵阮祖共春秋傳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

之因壘而降史記亦說文王征伐與此小異誅者討伐殺戮之通名武王誅二史記云武王斬紂與姐已尸子

曰武王親射惡來之口親斫殷紂之頸手王業亦

時有小征伐謂三至於成王則安以無誅矣言其化行刑措

也故道豈不行矣哉以此言之道豈不行人自不行耳故又以下事明之文王

載百里地而天下所載之地不過百里桀紂舍而天下一以有道也

之厚於有天下之勢而不得以匹夫老紂桀

舍道雖有天下厚重之勢而不得如庶人壽終故善用之則百里之國足

以獨立矣不善用之則楚六千里而為讎

人役善用謂善用道也讎人秦也楚懷王死於秦其子襄王又為秦所制而役使之也故人

主不務得道而廣有其執是其所以危也

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論人臣處位可終身行之之術主

尊貴之則恭敬而傳傳與搏同主信愛之卑退也

則謹慎而嗛

嗛與歉同不足也言不敢自滿也按春秋穀梁傳曰一穀不升謂之嗛

主專

任之則拘守而詳

謹守職事詳明法度

主安近之則慎

比而不邪

謹慎親比於上而不回邪諂佞

主疏遠之則全一而

不倍

不以疏遠而懷離二之心

主損絀之則恐懼而不怨

貴而不為夸

夸奢侈也

信而不忘處謙

謙讀為嫌得信於主

不處嫌疑間使人疑其作威福也

任重而不敢專財利至則言

善而不及也必將盡辭讓之義然後受

善而

不及而如也言己之善寡如不合當此財利也

福事至則和而理禍事至

則靜而理理謂不失其道和而理謂不充屈靜而理謂不隕穫也富則施廣

貧則用節可貴可賤也可富可貧也可殺

而不可使為姦也君雖寵榮屈辱之終不可使為姦也是持寵

處身不厭之術也雖在貧窮徒處之執亦

取象於是矣夫是之謂吉人徒處徒行或曰獨處也雖貧賤其所

立志亦取法於此也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

昭哉嗣服此之謂也詩大雅下武之篇一人謂君也應當侯維服事也鄭云媚愛茲

此也可愛乎武王能當此順德謂能成其祖考之功也服事也明哉武王之嗣行祖考之事謂伐紂定天下引此者明臣事君亦猶

武王之繼
祖考也

求善處大重理任大事

大重謂大位也

擅寵於萬

乘之國必無後患之術莫若好同之

好賢人與之同

也者援賢博施除怨而無妨害人

除怨不能耐念舊惡

任之則慎行此道也

耐忍也慎讀為順言人有賢能者雖不欲用必忍而用之

則順已所行之道耐乃代反

能而不耐任

有能者不忍急用之

且恐失寵

則莫若早同之推賢讓能而安隨其後如

是有寵則必榮失寵則必無罪是事君者

之寶而必無後患之術也

或曰荀子非王道之書其言駁雜今此又言以

術事君曰不然夫荀卿生於衰世意在濟時故或論王道或論霸道或論疆國在時君所擇同歸於治者也若高言堯舜則道不必

合何以拯斯民於塗炭乎故反經合義曲成其道若得行其志治平之後則亦堯舜之道也又荀卿門人多仕於大國故戒其保身

推賢之術與大雅既明且哲豈云異哉

故知兵者之舉事也滿則慮

嗛

嗛不足也當其盈滿則思其後不足之時而先防之

平則慮險安則慮危

曲重其豫猶恐及其既是以百舉而不陷

也

委曲重多而備豫之猶恐其及既既與禍同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節

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謙必賢此之謂也

巧者多作淫靡故好法度者必得其節
勇者多陵物故好與人同者必勝之也
愚者反是處重

擅權則好專事而妬賢能抑有功而擠有

罪志驕盈而輕舊怨
擠排也言重傷之也
輕舊怨謂輕報舊怨
以吝

嗇而不行施道乎上為重招權於下以妨

害人雖欲無危得乎哉
施道施惠之道欲重其
威福故招權使歸於已

是以位尊則必危任重則必廢擅寵則必

辱可立而待也可炊而僿也
炊與吹同僿當為
僵言可以氣吹之

而僵仆
僿音竟
是行也則墮之者眾而持之者寡矣

墮許
規反

天下之行術

可以行於天下之術

以事君則必通以為

仁則必聖立隆而勿貳也

仁謂仁人聖亦通也以事君則必通達以

為仁則必有聖知之名者在於所立敦厚而專一也此謂可行天下之術也

然後恭敬以

先之忠信以統之慎謹以行之端慤以守

之頓窮則從之疾力以申重之

以敦厚不貳為本然後輔之以

恭敬之屬頓謂困躓也疾力勤力也困危之時則尤加勤力而不敢怠惰申重猶再三也

君雖不知無

怨疾之心功雖甚大無伐德之色省求多

功愛敬不倦如是則常無不順矣

省少也少
所求即多

立功勞省
所景反

以事君則必通以為仁則必聖夫是

之謂天下之行術

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是天下之通義

也有人也執不在人上而羞為人下是姦

人之心也志不免乎姦心行不免乎姦道

而求有君子聖人之名辟之是猶伏而啞

天救經而引其足也

辟讀為譬啞與舐同經縊也
伏而舐矢愈益遠也救經而

引其足愈益
急也經音徑

說必不行矣俞務而俞遠

俞讀為愈

故

君子時詘則詘時伸則伸也

執在上則為上在下則為下必當其

分安有執不在上而着為下之心哉

荀子卷第三

之謂天下之公論

必聖夫矣

必聖夫矣

荀子卷第四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揚

涼注

儒效篇第八也效功

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

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倍周也屏蔽及繼屬續

也屬之履天下之籍籍謂天下之圖籍也聽天下之斷偃

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稱貪焉偃然猶安然固有之謂如

固合有此位也殺管叔虛殷國而天下不稱戾焉虛讀

為墟戾暴也墟殷國謂殺武庚
兼制天下立七十
遷殷頑民于洛邑朝歌為墟也

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稱偏

焉

左氏傳成鱗對魏獻子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
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與此數

略同言四十人蓋舉成數又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
建親戚以蕃周室管蔡邠霍魯衛毛聃郟雍曹滕畢原豐郕
文之昭也邢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
胙祭周公之胤也餘國名淺學難盡詳究
教誨開導

成王使諭於道而能揜迹於文武

開導謂開
通導達揜

襲也 周公歸周

周公所封畿內之國亦名周春秋周公
黑肩蓋其後也言周公自歸其國也

反

籍於成王而天下不輟事周然而周公北

面而朝之

待其固安之後北面為臣明攝政非為己也

天子也者不可

以少當也

不可少頃當此位也

不可以假攝為也

周公所以少頃假攝天子

之位蓋權宜以安周室也

能則天下歸之不能則天下去之

是以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

天下之離周也成王冠成人周公歸周反

籍焉明不滅主之義也周公無天下矣鄉

有天下今無天下非擅也

鄉讀為向下同擅與禪同言非禪讓與成

也王成王鄉無天下今有天下非奪也變勢

次序節然也節期也權變次序之期如此也故以枝代主而非

越也枝枝子周公武王之弟故曰枝生成王也以弟誅兄而非暴也

謂殺管叔管叔周公之兄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順也時不得不然故易位

非為不順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業明枝主之義

抑亦變化矣天下厭然猶一也厭然順從之貌一涉反

非聖人莫之能為夫是謂大儒之效

秦昭王問孫卿子曰儒無益於人之國漢宣

帝名詢劉向編錄故孫卿子曰儒者法先王隆以荀卿為孫卿也

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

謹乎臣子謂使不敢

為非致極也

人主用之則勢在本朝而宜

言儒者得權勢在本

朝則事皆合宜也

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慤必為順下

矣必不為勃亂也

雖窮困凍餒必不以邪道為貪無

置錐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義嗚呼而

莫之能應然而通乎財萬物養百姓之經

紀嗚呼嘆辭也財與裁同雖嘆其莫已知無應之者而亦不怠惰困弄常通於裁萬物養百姓之綱紀也

勢

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

在人之上謂為人君也

在人下則

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窮閭漏屋

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窮閭窮僻之處閭里門也漏屋敝屋漏雨者也

仲尼將為魯司寇魯司寇也沈猶氏不敢朝飲

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皆

人家語曰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公慎氏妻淫不制慎潰氏奢侈踰法魯之粥六畜者飾之以詣賈魯

之粥牛馬者不豫賈必蚤正以待之也豫賈定為

高價也粥牛馬者不敢高價言仲尼必先正其身以待物故得從化如此賈讀為價居於闕黨

闕黨之子弟罔不分有親者取多居謂孔子間居闕黨

之子第罔不分均有無於分均之中有父母者取其多也孝弟以化之也
由孔子以孝弟

化之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儒

之為人下如是矣王曰然則其為人上何

如孫卿曰其為人上也廣大矣志意定乎

內禮節脩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

利形乎下官百官形見也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

天下不為也此君子義信乎人矣通於四

溥則天下應之如謹以君義通於四海故應之如謹謹喧也言聲齊應之也

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

貴名謂儒名可貴白明顯

故

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

竭蹶顛倒也遠

者顛倒趨之如不及然

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

從服夫是之謂人師

通達之屬謂舟車所至又力所通之處也師長也言儒者之功

如此故可以為父師長也

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

服此之謂也

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引此以明天下皆歸之也

夫其為人

下也如彼其為人上也如此何謂其無益

於人之國也昭王曰善

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

先王之道謂儒學仁

人之所崇高也以其比類中道而行之不為詭異之說不高不下使賢不肖皆可及也

曷謂中曰禮

義是也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

以道也

重說先王之道非陰陽山川怪異之事是人所行之道也

君子之所道

也君子之所謂賢者非能徧能人之所能

之謂也君子之所謂知者非能徧知人之

所知之謂也君子之所謂辨者非能徧辨

人之所辨之謂也君子之所謂察者非能徧

察人之所察之謂也有所正矣

苟得其正不必徧能或曰正當

為止言止於禮義也

相高下視境肥序五種君子不如

農人

相視也高下原隰也境薄田也五種黍稷豆麥麻序謂不失次序各當土宜也

通財貨相

美惡辨貴賤君子不如賈人

視貨物之美惡辨其貴賤也賈與估

同設規矩陳繩墨便備用君子不如工人

便備用謂精巧便於備用

不卹是非然不然之情以相薦

搏以相恥怍君子不若惠施鄧析也

薦藉也謂相蹈

藉搏抑皆謂相陵駕也怍慙也

若夫謫德而定次

謫與商同古字商度其德而定位次

本或亦多作譎譎與決同謂斷決
其德故下亦有決德而定次也
量能而授官使

賢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
任使各當其才

萬物得其宜事變得其應慎墨不得進其

談惠施鄧析不敢竄其察
竄隱匿也言二子之察無

所逃匿君子皆識也言必治當事必當務是然後君

子之所長也凡事行有益於治者立之

行下孟反無益於理者廢之夫是之謂中事凡知

說有益於理者為之無益於理者舍之夫

是之謂中說行事失中謂之姦事知說失中

謂之姦道姦事姦道治世之所弃而亂世之

所從服也若夫充虛之相施易也充實也施讀曰移易謂使

實者虛虛者實堅白同異之分隔也以堅白同異之言相分別隔異同異已解

也是聰耳之所不能聽也明目之所不能見

也辯士之所不能言也雖有聖人之知未

能僂指也僂疾也言雖聖人亦不可疾速指陳僂力主反公羊傳曰夫人不僂何休曰僂疾也齊人

也言不知無害為君子知之無損為小人工匠

不知無害為巧君子不知無害為治君子卿大夫也

王公好之則亂法百姓好之則亂事事謂作業而

狂惑驚陋之人乃始率其羣徒辨其談說

明其辟稱老身長子不知惡也驚愚也辟音譬稱尺證反身老

子長言終身不知惡之也夫是之謂上愚有偏僻之見非昧然無知然亦不免於愚故曰上愚

曾不如好相鷄狗之可以為名也有惠施鄧析之名尚不如

相鷄狗之名也詩曰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覩面目

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此之謂也

詩小雅何人斯之篇毛云蚨短狐也覩姑也鄭云使汝為
蚨也則汝誠不可得見也姑然有面目女乃久也人相視無有

極時終必與女相見也
引此以喻狂惑之人也

我欲賤而貴愚而知貧而富可乎曰其唯

學乎彼學者行之曰士也彼為儒學者能行則為士也士者脩立之

稱敦慕焉君子也敦厚慕之知之聖人也知之謂通於學也於

事皆通則與上為聖人下為士君子孰禁我

哉為學之後則誰能禁我鄉也混然塗之人也使不為聖人君子也

俄而並乎堯禹豈不賤而貴矣哉混然無所知之貌並

比也鄉音向
涂與途同

鄉也效門室之辨混然曾不能決

也

效白辨別也向者明白門室之
別異猶不能決言所知淺也

俄而原仁義分是

非圖回天下於掌上而辨白黑豈不愚而

知矣哉

原本也謂知仁義之本圖謀也回轉也
言圖謀運轉天下之事如在掌上也

鄉也

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舉在此豈

不貧而富矣哉

胥靡刑徒人也胥相靡繫也謂
鎖相聯相繫漢書所謂銀鐺者

也舉皆也顏師古曰聯繫使相隨
而服役之猶今囚徒以鎖連枷也

今有人於此肩然

藏千溢之寶雖行賁而食人謂之富矣

然肩

雜碎衆多之貌行貧
行乞也貧士得反
彼寶也者衣之不可衣也

下衣於既反言以
爲衣則不可衣箸
食之不可食也賣之不可儂

售也儂疾然而人謂之富何也豈不大富之

器誠在此也喻學者雖未得衣食亦猶藏千金之寶也是杆杆亦當

人已豈不貧而富矣哉杆杆即于于也自足之貌莊子曰聽居居視于于也

故君子無爵而貴無祿而富不言而信不

怒而威窮處而榮獨居而樂豈不至尊至

富至重至嚴之情舉積此哉舉皆也此此儒學也其情皆在

此故入尊貴敬之故曰貴名不可以比周爭也不可

以夸誕有也不可以勢重脅也必將誠此

然後就也貴名人所貴儒學之名此身也爭之則失讓之則至

導道則積夸誕則虛導道則自委積夸誕則无益空虚也故君

子務脩其内而讓之於外務積德於身而

處之以導道如是則貴名起如日月天下

應之如雷霆衆應之聲如雷故曰君子隱而顯微

而明辭讓而勝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

天此之謂也

詩小雅鶴鳴之篇毛云臯澤也言身隱而名著也鄭云臯澤中水溢出所為坎

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

鄙夫反是比周而譽俞少鄙爭

而名俞辱煩勞以求安利其身而俞危俞讀

為愈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

于已斯云此之謂也

詩小雅角弓之篇引此以明不責已而怨人

故不能小而事大辟之是猶力之少而任

重也舍粹折無適也

舍除也粹讀為碎除碎折之外無所之適言必碎折

身不肖而誣賢是猶偃身而好升高也指

其頂者愈衆

偃偃僂也偃身之人而強昇高則頭頂尤低屈故指而笑者愈衆

故

明主譎德而序位所以為不亂也忠臣誠

能然後敢受職所以為不窮也分不亂於

上能不窮於下治辨之極也

不亂謂皆當其序不窮謂通於其職

列也言儒為治辨之極也

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是言

上下之交不相亂也

詩小雅采菽之篇毛云平平辨治也交謂上下相交

也接以從俗為善以貨財為寶以養生為已

至道是民德也

養生為已至道謂莊生之徒民德言不知禮義也

行法至

堅不以私欲亂所聞如是則可謂勁士矣

行法至堅好脩正其所聞以橋飾其情性

行法謂行有法度行下孟反橋與矯同其言多當矣而未諭也其

行多當矣而未安也其知慮多當矣而未周

密也未喻謂未盡曉其義未安謂未得上則能大

其所隆下則能開道不已若者如是則可

謂篤厚君子矣脩百王之法若辨白黑應

當世之變若數一二如數一行禮要節而安

之若生四枝

要邀也節節文也言安於禮節若身之生四枝不以造作為也要一遙反及下

要時

要時立功之巧若詔四時

邀時立功之巧謂不失機權若

天告四時使成萬物也

平正和民之善億萬之衆而博若

一人如是則可謂聖人矣

雖博雜衆多如理一人之少也井

井兮其有理也

井井兮良易之貌理有條理也

嚴嚴兮其能敬

己也

嚴嚴兮有威重之貌能敬己不可以干非禮也嚴或為儼

分分兮其有終

始也

事各當其分即無雜亂故能有終始分扶問反

猷猷兮其能長久

也

猷足也亂生於不足故知足然後能長久也

樂樂兮其執道不殆也

殆危也

炤炤兮其用知之明也

炤炤明見之貌炤與照同

脩脩兮

其用統類之行也

脩脩整齊之貌統類綱紀也言事不乖悖也

綏綏兮

其有文章也

綏綏安泰之貌綏或為葦鞋之貌

熙熙兮其樂人

之臧也

熙熙和樂之貌

隱隱兮其恐人之不當也

隱隱憂戚

貌恐人之行事不當理此以上皆論大儒之德也

如是則可謂聖人矣此其

道出乎一曷謂一曰執神而固

執持精神堅固

曷謂

神曰盡善挾洽之謂神萬物莫足以傾之

之謂固

挾讀為浹浹周洽也

神固之謂聖人聖人也者

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

是矣管樞要也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詩言

是其志也是儒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

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謂微

儒之微旨一字為褒貶微其又隱其義之類是也故風之所以為不逐者

取是以節之也風國風逐流蕩也國風所以不隨荒暴之君而流蕩者取聖人之儒道以

節之也詩序曰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人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小雅之所

以為小者取是而文之也雅正也文飾也大雅之所以

為大者取是而光之也

雅正也文飾也

頌之所以為

至者取是而通之也

至謂盛德之極

天下之道畢是

矣鄉是者臧倍是者亡鄉是如不臧倍是

如不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也

是皆謂儒也鄉讀曰向

客有道曰孔子曰周公其盛乎

言其德盛

身貴

而愈恭家富而愈儉勝敵而愈戒

戒備也言勝敵

而益戒備荀卿之時有客說孔子之言如此

應之曰是殆非周公之

行非孔子之言也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

成王而及武王履天子之籍負展而坐牖戶

之間謂之展諸侯趨走堂下當是時也夫又誰為

恭矣哉兼制天下立七十二國姬姓獨居五

十三人焉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為

天下之顯諸侯孰謂周公儉哉武王之誅

紂也行之日以兵忌武王發兵以兵家所忌之日東面而迎

太歲迎謂逆太歲尸子曰武王伐紂魚辛諫曰歲在北方不北征武王不從至汜而汎至

懷而壞汜水名懷地名書曰覃懷底績孔安國曰覃懷近河地名謂至汜而適遇水汎漲而至懷又河水汎

盜也呂氏春秋曰武王伐紂天雨日夜不休汜音

至共頭而山隧

共河內縣名共頭蓋共縣之山

名隧謂山石崩摧也隧讀為墜共音恭

霍叔懼曰出三日而五災至無

乃不可乎

霍叔武王弟也出行也周居豐鎬軍出三日未當至共蓋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境土已

近於洛矣或曰至汜之後三日也

周公曰劓比干而囚箕子飛廉惡

來知政夫又惡有不可焉

比干紂賢臣箕子紂諸父箕國名子爵也飛廉

惡來皆紂之嬖臣飛廉善走惡來有力也

遂選馬而進

選簡擇也

朝食於戚

暮宿乎百泉

杜元凱去戚衛邑在頓上衛縣西百泉蓋近朝歌地名左氏傳曰晉人敗范氏于百

泉厭且於牧之野

厭掩也夜掩於且謂未明已前也厭於申反

鼓之而

紂卒易鄉

倒戈而攻後也鄉讀曰向

遂乘殷人而誅紂

其倒

勢之

蓋殺者非周人因殷人也

非周人殺之因殷倒戈之勢自殺之

故

無首虜之獲無蹈難之賞

周人無立功受賞者

反而定

三革偃五兵

定息偃仆也皆不用之義三革犀也兕也牛也考功記曰函人為甲犀甲七屬兕甲

六屬合甲五屬穀梁傳曰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范甯云五兵矛戟鉞楯弓矢國語說齊桓定三革偃五刃韋昭云三

革甲冑盾也五刃刀劍矛戟矢也

合天下立聲樂

合天下謂合會天下諸侯歸一統也

於

是武象起而韶護廢矣

武象周武王克殷之後樂名武亦周頌篇名詩序曰

武奏大武也禮記曰下管象朱干玉戚以冕而舞大武韶護殷樂名左氏傳曰吳季札見舞韶護者蓋殷時兼用舜樂武

王廢之也四海之內莫不變心易慮以化順之故

外闔不閉

闔門扇也

跨天下而無斲

跨越也斲求也越天下而無求言自

足也亦人皆與之不待求也

當是時也夫又誰為戒矣哉

太平

如此復誰備戒

造父者天下之善御者也無輿馬則無所

見其能

造父周穆王之御者

羿者天下之善射者也無

弧矢則無所見其巧

羿有窮之君逐夏太康而遂篡位者

大儒

者善調一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

見其功輿固馬選矣而不能以至遠一日

而千里則非造父也弓調矢直矣而不能

以射遠中微則非羿也善射者既能及遠又中微細之物也用百

里之地而不能以調一天下制強暴則非

大儒也彼大儒者雖隱於窮閭漏屋無置

錘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

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

名況乎諸侯莫不願得以為臣已解非十用

二子篇

百里之地而千里之國莫能與之爭勝管

捶暴國齊一天下而莫能傾也是大儒之

徵也傾危也其言有類其行有禮類善也謂比類於善不為

狂妄之言其舉事無悔其持險應變曲當險危也其

持危應變皆曲得其宜當丁浪反與時遷徙與世偃仰隨時設教千

舉萬變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其道一謂皆歸於治

也故禹湯文武事跡不同其於為治一也稽考也考成也其窮也俗儒笑之其

通也英傑化之鬼瑣逃之倍千人曰英倍萬人曰傑言英傑之士則

慕而化之狂怪之人則畏而逃去之也

邪說畏之衆人愧之

衆人初皆非其所為

成功之後故自媿也媿或為貴

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

儒名

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汗非

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故有俗人

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

辨儒者之異也

有不學問無正義以富利為隆是俗人者

也逢衣淺帶解果其冠

逢大也淺帶博帶也韓詩外傳作逢衣博

帶言帶博則約束衣服者淺故曰淺帶解果未詳或曰解果陘隘也左思魏都賦曰風俗以奎保為嬗奎音下

介反保音果嬪音獲靜好也或曰說苑淳于髡謂齊王曰臣笑鄰國之祠田以一壺酒三鮪魚祝曰蟹螺者宜

禾汙邪者百車蟹螺蓋高地也今冠略法先王而足蓋亦比之謂強為儒服而無其實也

亂世術略粗也粗法先王之遺言不知大體故足以亂世法韓詩外傳作略法先王而不足於亂世

繆學雜舉不知法後王而一制度不知隆

禮義而殺詩書後王後世之王夫隨當時之政而立制度是一也若妄引上古不合於時

制度亂矣故仲尼脩春秋盡用周法韓詩外傳作不知法先王也其衣冠行偽已

同於世俗矣然而不知惡者衣冠即上所云逢衣淺帶之比行偽

謂行偽而堅行下孟反其言議談說已無所以異於墨

子矣然而明不能分別呼先王以欺愚者

而求衣食焉呼謂稱舉得委積足以揜其口則

揚揚如也揚揚得意之貌隨其長子事其便辟舉其

上客德然若終身之虜而不敢有他志是

俗儒者也長子謂君之世子也便辟謂左右小臣親信者也便婢延反辟讀曰嬖舉其上客謂褒美

其上客冀得其助也德字書無所見蓋法後王一制

度隆禮義而殺詩書其言行已有大法矣

然而明不能齊雖有大體其所見之明猶未能齊言行使無纖介之差法教之所

不及聞見之所未至則知不能類也有所未

能取比類而通之也禮記雖先王夫之有可以義起是能類者矣知之曰知之不知曰

不知內不自以誣外外不自以欺內不自欺人以

是尊賢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有雅

德之儒也法先王統禮義一制度以淺持博以

古持今以一持萬以淺持博謂見其淺則可以執持博也先王當為後王以古持今當

為以今持古皆傳寫誤也苟仁義之類也雖在鳥獸之中

若別白黑善類在鳥獸之中猶別況在人矣倚物怪變所未嘗

聞也所未嘗見也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

而應之無所擬恡倚奇也韓詩外傳作奇物怪變卒于忽反擬讀為疑恡與恡同

奇物怪變卒然而起人所難處者大儒知其統類故舉以應之無所疑滯慙恡也張法而度之

則晻然若合符節是大儒者也既無所疑恡故開張其法

以測度之則晻然如合符節言不差錯也度大各反晻與暗同符節相合之物也周禮門關用符節蓋以全竹為之割之

為兩各執其一合之為驗也故人主用俗人則萬乘之國亡

不義而好利故士也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僅存用雅儒

則千乘之國安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小國多患

難用大儒然後
可以長久也

而後三年天下為一諸侯為臣

長久之業既成又三年脩德化則可以一天下
臣諸侯蓋房湯周文皆化行之後三年而王也

用萬乘之

國則舉錯而定一朝而伯

錯讀為措伯讀為霸言一朝而霸也

不

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

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於行之而止矣行

之明也

行之則通明於事也

明之為聖人

通明於事則為聖人

聖人也

者本仁義當是非齊言行不失豪釐無他

道焉已乎行之矣

當丁浪反已止也言聖人無他在止於行其所學者也

故聞

之而不見雖博必謬雖博聞必有謬誤也見之而不知

雖識必妄見而不知雖能記識必昧於指意謂若制氏然也知之而不行

雖敦必困苟不能行雖所知多厚必至困躓也不聞不見則雖當

非仁也雖偶有所當非仁人君子之通明者也其道百舉而百陷也

言偶中之道百舉而百陷無一可免也故人無師無法而知則必為

盜勇則必為賊云能則必為亂云能自言其能察

則必為怪惠施鄧析之比辨則必為誕人有師有法

而知則速通勇則速威云能則速成察則

速盡辨則速論

察則速盡謂有聰察之性則能速盡物理速論謂能速論是非也

故有師法者人之大寶也無師法者人之

大殃也人無師法則隆情矣有師法則隆

性矣

隆厚也厚於情謂恣其情之所欲厚於性謂本於善也

而師法者所得

乎情非所受乎性不足以獨立而治

情謂喜怒愛惡

外物所感者也言師法之於人得於外情非天性所受故性不足獨立而治必在因外情而化之或曰情當為積所得乎積習非受於天性既非天性則不可獨立而治必在化之也性也者吾所不能

為也然而可化也

言天性非吾自能為也必在化而為之一也

情也者

非吾所有也然而可為乎

言情非吾天性所有然可以外物誘而為

之或曰情亦當為積積習與天然有殊故曰非吾所有雖非所有然而可為之也

注錯習俗所

以化性也

注錯猶措置也錯千故反

并一而不二所以成積也

并讀為併一謂師法二謂異端

習俗移志安久移質

習以為俗則移

其志安之既久則移本質

并一而不二則通於神明參於

天地矣故積土而為山積水而為海旦暮

積謂之歲至高謂之天至下謂之地宇中

六指謂之極

六指上下四方也盡六指之遠則為六極言積近以成遠

涂之人百姓

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彼求之而後得為

之而後成積之而後高盡之而後聖故聖

人也者人之所積也

言其德行委積

人積耨耕而為

農夫積斲削而為工匠積反貨而為商賈

反讀為販

積禮義而為君子工匠之子莫不繼

事而都國之民安習其服

安習其土風之衣服

居楚而

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

夏中

是非天性也

積靡使然也

靡順也順其積習故能然

故人知謹注錯慎

習俗大積靡則為君子矣

大積靡謂以順積習為也

縱情

性而不足問學則為小人矣為君子則常

安榮矣為小人則常危辱矣凡人莫不欲

安榮而惡危辱故唯君子為能得其所好

小人則日徼其所惡

徼與邀同招也一堯反

詩曰維此

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

貪亂寧為荼毒此之謂也

詩大雅桑柔之篇迪進也言厲王有此善

人不求而進用之忍害為惡之人反顧念而重復之故天下之民貪亂安然為荼毒之行由王使之然也

人論

論人之善惡
論盧困反

志不免於曲私而冀人之以

己為公也行不免於汙漫而冀人之以己

為脩也

汙穢也漫欺誑也漫莫叛反

甚愚陋溝瞶而冀人之

以己為知也是衆人也

溝音寇愚也溝瞶無知也衆以謂衆庶人也

志忍私然後能公行忍情性然後能脩

謂忍

矯其性行
下孟反

知而好問然後能才

其智慮不及常好問然後能有

才公脩而才可謂小儒矣

皆矯其不及故為小儒也

志安公

行安脩知通統類如是則可謂大儒矣大

儒者天子三公也

其才堪王者之佐也

小儒者諸侯大夫

士也衆人者工農商賈也禮者人主之所

以爲羣臣寸尺尋丈檢式也人倫盡矣

檢束

也式法也度也尺寸尋丈所以知長短也檢束所以制放佚夫儒可爲天子三公小儒可爲諸侯大夫禮可以總統羣臣人主

之柄也倫當爲論或曰倫等也言人道差盡於禮也

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道有一隆

累土爲壇宇屋

邊也防隄防表標也言有壇宇謂有所尊高也行有防表謂有標準也一隆謂厚於一不以異端亂之也

言道

德之求不下於安存

此道德或當爲政治以下有道德之求故誤重寫耳故下

云諸侯問政不及安存則不告也謂人以政治來求則以安存國家已上之事語之也言志意之求

不下於士以脩其志意來求則言道德之求不二語為士已上之事

後王道德教化也人以教化來求則言當時之切所宜施行之事不三後王師告而不以遠古也舍後王

而言遠古是二也道過三代謂之蕩道過三代已前事

難信也法二後王謂之不雅雅正也其治法不論當時之事而廣說遠古則

為不正也高之下之小之臣之外是矣臣當為

下小大不出此是君子之所以騁志意於壇壇宇防表也

宇宮庭也宮謂之室庭門屏之內也君子雖騁志意論說不出此壇宇宮庭之內也是時百家異說

多妄引前古以亂當世故諸侯問政不及安存則

不告也匹夫問學不及為士則不教也百

家之說不及先王則不聽也百家雜說不及先王之道妄起異端

則君子不聽之也夫是之謂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

表也

荀子卷第四

卷二第... 四

諸子卷第四

奏也

鄭之也

夫具之謂數言亦數字亦存也

來之德不及於王

頌不顯也王之德其以異也

不亦也四未也

不亦也四未也

荀子卷第五

金澤文庫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原注

王制篇第九

請問為政曰賢能不待次而舉

不以官之次序若傳說起於板

築為相也

罷不能不待頃而廢

頃須也

元惡不待教

而誅

不教而殺謂之虐唯元惡不待教而誅之也

中庸雜民不待政而

化

中庸民易與為善故教則化之不待政成之後也

分未定也則有昭繆

也

繆讀為穆父昭子穆言為政當分未定之時則為之分別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如昭穆之分別然不問其世族

也 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也不能屬於禮

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也積文學

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卿相士大夫屬繫

也之欲反故安女言姦說姦事姦能遁逃反側之民職而

教之須而待之反側不安之民也職而教之謂使各當教其本事也須而待之謂須暇之而待其遷善也

勉之以慶賞懲之以刑罰安職則畜不安

職則棄畜養也棄謂投四裔之比也五疾上收而養之材而

事之五疾瘖聾跛躄斷者侏儒各當其材使之謂若矇瞽脩聲聾聵司火之屬也官施而衣

食之兼覆無遺

官為之施設所職而與之衣食也

才行反時者

死無赦夫是之謂天德王者之政也

天德天覆之德

聽政之大分以善至者待之以禮以不善

至者待之以刑兩者分別則賢不肖不雜

是非不亂賢不肖不雜則英傑至是非不

亂則國家治若是名聲日聞天下願令行

禁止則王者之事畢矣

願謂人人皆願矣

凡聽

論聽政也

威

嚴猛厲而不好假導人

厲剛烈也假導謂以寬和假借導引人也

則

下畏恐而不親周閉而不竭

隱閉其情而不竭盡也

若

是則大事殆乎弛小事殆乎遂

弛廢也遂因循也春秋傳曰遂

繼事也下既隱情不敢論說則大事近於弛廢小事近於因循言不肯革敝矣

和解調通好假

導人而無所凝止之

和解調通謂寬和不拒下也凝定也凝止謂定止其不可也

則姦言並至嘗試之說鋒起

嘗試之說謂假借以事試為之也莊子曰

嘗試論之鋒起謂如鋒刃齊起言銳而難拒也

若是則聽大事煩是又傷

之也

聽大謂所聽之事多也傷傷政也

故法而不議則法之所

不至者必廢

議謂講論也雖有法度而不能講論則不周洽故法所不至者必廢也

職

而不通則職之所不及者必隊

雖舉當其職而不能通明其類

則職所不及者必隊隊與墜同

故法而議職而通無隱謀無遺

善而百事無過非君子莫能故公平者職

之衡也中和者聽之繩也

聽聽政也衡所以知輕重繩所以辨曲直言君

子用公平中和之道故能百事無過中和謂寬猛得中也

其有法者以法行無法

者以類舉聽之盡也

類謂比類

偏黨而無經聽

之辟也

無經謂無常法也辟讀曰僻

故有良法而亂者有

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

傳曰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此之謂也

其人存其政舉
其人亡其政息

分均則不偏

分均謂貴賤敵也分扶問反

執齊則不壹衆

齊則不使

此皆名無差等則不可相制也

有天有地而上下

有差明王始立而處國有制

制亦謂差等也

夫兩

貴之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是天數

也

天之數也

執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澹則必

爭

澹讀為贍既無等級則皆不知紀極故物不能足也

爭則必亂亂則窮矣

物窮也

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

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

下之本也

使物有餘而不窮竭

書曰維齊非齊此之謂

也

書呂刑言維齊一者乃在不齊以諭有差等然後可以為治也

馬駭輿則君子不安輿

馬駭於車中也

庶人駭政則

君子不安位

駭政不安上之政也

馬駭輿則莫若靜之

庶人駭政則莫若惠之

惠恩也

選賢良舉篤

敬興孝悌收孤寡補貧窮如是則庶人安

政矣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傳曰君者
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此
之謂也故君人者欲安則莫若平政愛民
矣欲榮則莫若隆禮敬士矣欲立功名則

莫若尚賢使能矣是君人者之大節也三

節者當則其餘莫不當矣三節者不當則

其餘雖曲當猶將無益也

曲當謂委曲皆
當當丁浪反

孔

子曰大節是也小節是也上君也大節是

也小節非也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

謂一得一失也

大節非也小節雖是也吾無觀其餘矣

成侯嗣公聚斂計數之君也

成侯嗣公皆衛君也史記衛聲公卒

子成侯立成侯卒子平侯立平侯卒子嗣君立韓子曰衛嗣公重如耳愛泄姬而恐其皆因其愛重以雍已也乃貴薄疑以敵如耳尊魏妃以耦泄姬曰以是相參也又使過客關市賂之以金後召關市問其有客過與汝金汝回遣之關市大

恐以嗣公為明察此皆計數之類也

未及取民也

未及謂其才未及取也民謂得民心

鄭

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為政者也

禮記日子產猶衆人之母能食

之不能教之也

管仲為政者也未及脩禮者也

言未及教化也

故脩禮者王爲政者彊取民者安聚斂者

亡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士卒僅存之國

富大夫亡國富筐篋實府庫筐篋已富

府庫已實而百姓貧夫是之謂上溢而下

漏如器之上溢下漏
空虛可立而待也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

則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故我聚之以亡

敵得之以彊聚斂者召寇肥敵亡國危身

之道也故明君不蹈也

王奪之人霸奪之與疆奪之地

人謂賢人與與國也疆國之術

則奪人地也

奪之人者臣諸侯奪之與者友諸侯

奪之地者敵諸侯臣諸侯者王友諸侯者

霸敵諸侯者危用疆者

用疆力勝人非知疆道者

人之城

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也則傷人之

民必甚矣傷人之民甚則人之民惡我必

甚矣人之民惡我甚則日欲與我鬪人之

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則傷吾民

必甚矣傷吾民甚則吾民之惡我必甚矣
吾民之惡我甚則日不欲為我鬪人之民
日欲與我鬪吾民日不欲為我鬪是疆者
之所以反弱也地來而民去累多而功少

累憂
累也

雖守者益所以守者損是以大者之

所以反削也

守者謂地也守國以地為本故曰守者所以守者謂所以守地之人也

諸

侯莫不懷交接怨而不忘其敵

交接連結也既以力勝而不義

故諸侯皆欲相連結怨國而不忘與之為敵本多作壞交接言壞其與已交接之道也

伺疆大之

間承彊大之敝也知彊大之敝此彊大之

殆時也

也殆危

知彊大者不務彊也

知彊大之術者不務以力勝也

慮以王命全其力凝其德

慮計也以用也其計慮常用王命謂不敢

擅侵暴也凝定也定其德謂不輕舉也

力全則諸侯不能弱也德凝

則諸侯不能削也天下無王霸主則常勝

矣是知彊道者也

無王霸之主則彊國常勝主或衍字

彼霸者不

然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

備用足用也左傳曰無重器備

案謹

募選閱材技之士

案發聲謹嚴也募招也謹募猶重募也選閱揀擇也材技武藝

過人者猶漢之材官也

然後漸慶賞以先之

漸進也言進勉以慶賞也

嚴刑

罰以糾之存亡繼絕衛弱禁暴而無兼并

之心則諸侯親之矣

并讀曰併下同

脩友敵之道以

敬接諸侯則諸侯說之矣

說讀為悅下同

所以親之

者以不并也并之見則諸侯疏之矣

見賢遍反

所以說之者以友敵也臣之見則諸侯離

矣故明其不并之行信其友敵之道

行下孟反

信謂使人不疑

天下無王霸主則常勝矣是知霸道

者也

無王者則霸
主常勝也

閔王毀於五國

史記齊閔王四
十年樂毅以燕

趙楚魏秦破齊
閔王出奔莒也

相公劫於魯莊

公羊傳柯之盟齊相公
為魯莊公之臣曹劌所

劫也無它故焉非其道而慮之以王也

不行其道而
以計慮為王

所以危
亡也

彼王者不然仁眇天下義眇天下威

眇天下

眇盡也盡天下皆懷其
仁感其義畏其威也

仁眇天下故天下莫

不親也義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貴也威眇天下

故天下莫敢敵也以不敵之威輔服人之

道

其道可
以服人

故不戰而勝不攻而得甲兵不勞

而天下服是知王道者也知此三具者欲

王而王欲霸而霸欲彊而彊矣

王者之人王者之佐飾動以禮義所脩飾及舉動必以禮義聽

斷以類所聽斷之事皆得其善類謂輕重得中也明振毫末振舉也言細微

必見舉錯應變而不窮夫是之謂有原是王

者之人也原本也知為政之本

王者之制說王者制度也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

論王道不過夏殷周之事過則久遠難信法不貳後王言以當世之王為法不離貳而遠取之道過三代

謂之蕩法貳後王謂之不雅並已解上衣服有制

宮室有度人徒有數人徒謂士卒胥徒也喪祭械用皆

有等宜械器也皆有等級各當其宜也聲則凡非雅聲者舉

廢舉皆色則凡非舊文者舉息謂染采畫績之事也械用

則凡非舊器者舉毀舊謂三代故事夫是之謂復古

是王者之制也復三代故事則是復古不必遠舉也

王者之論論謂論說賞罰也盧困反無德不貴無能不官

無功不賞無罪不罰朝無幸位民無幸生

幸僥幸也尚賢使能而等位不遺不遺言各當其材等位等級之位也析

愿禁悍而刑罰不過析分異也分其愿慤之民使與凶悍者異也悍凶暴也刑

罰不過言但禁之而巳下刻深也百姓曉然皆知夫為善於家而

取賞於朝也為不善於幽而蒙刑於顯也

夫是之謂定論是王者之論也定論不易之論論不易則

人知沮勸也

王者之等賦政事財萬物所以養萬民也

等賦賦稅有等所以為等賦及政事裁制萬物皆為養人非貪利也財與裁同田野什一什稅一也關

市幾而不征幾呵察也但呵察姦人而不征稅也禮記幾作譏山林澤梁

以時禁發而不稅石絕水為梁所以取魚也非時則禁及時則發禮記曰獺祭魚然後漁人

入澤梁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也相地而衰政相視也衰差也政為之輕重政或讀為征衰初

危危理道之遠近而致貢理條理也貢任土所貢也謂若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銓

之類也通流財物粟米無有滯留貧遷有無化居不使有滯積也使

相歸移也四海之內若一家歸讀為饋移轉也言通商及轉輸相

救無不豐足雖四海之廣若一家也故近者不隱其能遠者不疾

其勞不隱其能謂竭其才力也不疾苦其勞謂奔走來王也無幽閒隱僻之

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

幽深也閒隔也言無有深隔之國不為王者趨使而

安樂政教也

夫是之謂人師是王者之法也

師長也言為政如此

乃可以長久也師者亦使人法效之者也

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然而

中國得而畜使之

海謂荒晦絕遠之地不必至海水也走馬吠犬今北地之大犬也

南

海則有羽翮齒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國

得而財之

翮大鳥羽齒象齒革犀兕之革曾青銅之精可績畫及化黃金者出蜀山越雋丹干丹砂

也蓋一名丹干干讀為研胡旦反或曰丹丹砂也干當為玕尚書禹貢雍州球琳琅玕孔云石而似珠者爾雅亦云西北

方之美者有球琳琅玕焉皆出西方此云南方者蓋南方亦有也

東海則有紫紘魚

鹽焉然而中國得而衣食之

紫紫貝也絃未詳字書亦無絃字當

為蚘郭璞江賦曰石蚌應節而揚葩注云石蚌龜形春則生花蓋亦蚌蛤之屬今案本草謂之石決明陶云俗傳是紫貝定小

異附石生大者如手明耀五色內亦含珠古以龜貝為貨故曰衣食之蚌居業反

西海則有皮革

文旄焉然而中國得而用之

禹貢梁州貢熊羆織皮孔云貢四獸

之皮織皮今之罽也旄旄牛尾文旄謂染之為文綵也

故澤人足乎木山人足

乎魚農夫不斲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賈

不耕田而足菽粟故虎豹為猛矣然而君

子剥而用之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

盡其美致其用

物皆盡其美而
來為人用也

上以飾賢良下

以養百姓而安樂之

飾謂車服
養謂衣食

夫是之謂

大神

能變通裁制萬
物故曰大神也

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

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

詩周頌天作
之篇荒大也

康安也言天作此高山使興雲雨大王自幽遷焉
則能尊大之彼大王作此都文王又能安之也

以類行雜

得其統類則
不患於雜也

以一行萬

行於一人則
萬人可治也

皆謂得其
樞要也

始則終終則始若環之無端也舍

是而天下以衰矣

始謂類與一也終謂雜與萬也言
以此道為治終始不窮無休息則

天下得其次序舍此則亂也表初危反

天地者生之始也禮義者治

之始也君子者禮義之始也

始猶本也言禮義本於君子也

為

之貫之積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

言禮

義以君子為本君子以習學為本貫習也積重之謂學使委積重多也致極也好之言不倦也

故天地生

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參也萬

物之總也民之父母也

參謂與之相參共成化育也總領也

無

君子則天地不理禮義無統上無君師下

無父子夫婦是之謂至亂君臣父子兄弟

夫婦始則終終則始與天地同理與萬世

同久夫是之謂大本

始則終終則始謂一世始言上下尊卑人之大本有君子

然後可以長久也

故喪祭朝聘師旅一也

此已下明君子禮義之始為之制喪祭朝

聘之禮所以齊一民各當其道

不使淫放也下一之義皆同

貴賤殺生與奪一也

使民一於沮勸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第一也

使人一於恩義

農農士士工工商商一也

使人一於職業

水火

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

生謂滋長知謂性識

禽

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

義故最為天下貴也

亦且者言其中亦有無義者也

力不若牛

走不若馬而牛馬為用何也曰人能羣彼

不能羣也人何以能羣曰分

無分則爭爭則不能羣也

分

何以能行曰以義故義以分則和

言分義相須也義謂

裁斷也

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彊彊則勝物

故宮室可得而居也

物不能害所以安居

故序四時裁

萬物兼利天下無它故焉得之分義也

有以

分義故能治天下也

故人生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爭爭

則亂亂則離離則弱弱則不能勝物故宮

室不可得而居也不可少頃舍禮義之謂

也能以事親謂之孝能以事兄謂之弟能

以事上謂之順能以使下謂之君能以皆謂能以禮義

也君者善羣也善能使人為羣也羣道當則萬物皆

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長羣生皆得其命安其

性命故養長時則六畜育殺生時則草木殖

殺生政令時則百姓一賢良服聖主之制也斬伐

時謂有常服
謂為之任使

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

入山林不火其生不絕其長也龜鼉魚鱉

鱸鱣孕別之時

別謂生育與母分別也國語里革諫
魯宣公曰魚方別孕韋昭曰自別於

雄而懷
子也

罔罟毒藥不入澤不火其生不絕其

長也

毒藥毒魚之藥周禮
雍氏禁澤之沈者也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

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食

也汙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

汗溇水之
處謹嚴也

故魚

鼈龜優多而百姓有餘用也

用謂食足之
外可用賀易

斬伐

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

材也

山無草木曰童

聖王之用也

用財用也

上察於天下

錯於地

順天時以養地財也錯千故反

塞備天地之間加施萬

物之上

言聖王之用使天地萬物皆得其所

微而明短而長狹而

廣

言用禮義故所守者近所及者遠也

神明博大以至約

言用禮義治化雖神

明博大原其本至簡約也

故曰一與一是為人者謂之聖人

也

一與一動皆一也是此也以此為人者則謂之聖人也

序官

謂王者序官之法也

宰爵知賓客祭祀饗食犧

牲之牢數

宰膳宰爵主掌也饗食饗宴也周禮膳夫之屬有庖人獸人皆掌犧牲一曰爵官爵

也言膳宰之官爵掌犧牲之事者也

司徒知百宗城郭立器之數

百宗百族也城郭謂其小大也立器所立之器用也周禮大司徒之職掌建邦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立器言五方器械異制皆知其數不使作奇伎奇器也

司馬知師旅甲兵乘白之

數周禮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亦謂之乘以其治田則謂之甸出長轂一乘則

謂之乘每乘又有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白謂甸徒猶今之白丁也或曰白當為百百人也

脩憲命

脩憲

法之命所以表示人也謂若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之類也

審詩商

詩商當為誅賞字體及聲

之誤故樂論篇曰其在序官也脩憲命審誅賞其徒屬之功過者或曰詩謂四方之歌謠商謂商聲哀思之音如甯戚之悲歌

也禁淫聲

周禮大司樂禁其淫聲慢聲鄭云淫聲鄭衛之音也

以時順脩

謂不

失其時而順之脩之

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大師之事

也

夷俗謂蠻夷之樂雅正聲也大師樂官之長大讀曰太

脩隄梁

隄所以防水梁橋也

通

溝澮

溝澮皆所以通水周禮十夫之田有溝溝上有畛千夫有澮澮上有道鄭云溝廣深各四尺澮廣二尋深二仞

也行水潦

行巡行也下孟反

安水臧

使水歸其壑安謂不使漏溢臧才浪反

以時決塞

早則決之水則塞之不使失時也

歲雖凶敗水旱使

民有所耘艾司空之事也

艾讀為刈

相高下視

肥瘠序五種

高下原隰也五穀黍稷豆麻麥觀其地所宜而種之瘠苦交反

省農

功

省觀也觀其勤惰而勸之

謹蓄臧

謹嚴

以時順脩使農夫

樸力而寡能治田之事也

使農夫敦朴於力穡禁其佗能也治田田

也脩火憲

不使非時焚山澤月令二月無焚山也林鄭注周禮憲表也主表其刑禁也

養山

林藪澤草木魚鼈百索

百索上所索百物也

以時禁發

禁謂為之厲禁發謂許民采取

使國家足用而財物不屈虞師

之事也

屈竭也虞師周禮山虞澤虞也

順州里

使之和順

定廛宅

廛謂

市內百姓之居宅謂邑內居也定其分界不使相侵奪也

養六畜

勸人養之也

間樹藝

樹藝種樹及桑柘也

勸教化趨孝弟

勸之使從教化趨之使敦

孝弟趨讀為促以時順脩使百姓順命安樂處鄉鄉

師之事也

鄉師公卿也周禮鄉老二鄉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

論百工

論其巧拙

月令曰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工有不當必行其罪也

審時事

考工記曰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

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為良月令曰監工日號無悖于時皆審其時之事也

辨功苦

功謂器之精好者苦謂濫

惡者韋昭曰功堅苦脆也

尚完利

完堅也利謂便於用若車之利轉之類也

便備用使

彫琢文采不敢專造於家工師之事也

專造

私造也相陰陽

相視也陰陽謂數也

占禳兆

占占候也禳陰陽相侵之氣赤黑之

禳是其類也兆謂龜兆或曰兆萌兆謂望其雲物知歲之吉凶也

鑽龜陳卦

鑽龜謂以火爇荆蕪

灼之也陳卦謂
揲著布卦也

主攘擇五卜

攘擇攘除不祥擇取吉事也
五卜洪範所謂曰雨曰霽曰

蒙曰驛曰剋知其吉凶妖祥偃巫跛擊之事也

擊讀為覲男巫也古者以廢疾之人主

卜筮巫祝之事故曰偃巫跛覲胡狄反

脩採清

脩其採清
之事採謂

採去其穢清謂使之清潔皆謂除道路穢惡也周
禮蜡氏掌除舛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也

易道路

脩而

謹盜賊

謹嚴禁也周禮野廬
氏職曰有相翔者誅

平室律

平均布也
室逆旅之

室平其室之法皆不使容
姦人若今五家為保也

以時順脩使賓旅安而賀

財通治市之事也

此於周禮野廬氏之職今云治市
蓋七國時設官不同治市之官兼

掌道路不必全依周禮
制據當時職事言之也

拊急禁悍

拊當為折急當
為愿已解上也

防淫

除邪戮之以五刑使暴悍以變姦邪不作

司寇之事也本政教正法則兼聽而時稽

之

稽計也考也周禮太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也

度其功

勞論其慶賞以時順脩使百吏免盡而衆

庶不偷冢宰之事也論禮樂正身行廣教

化美風俗兼覆而調一之辟公之事也全

道德致隆高綦文理一天下振毫末使天

下莫不順比從服天王之事也故政事亂

則冢宰之罪也國家失俗則辟公之過也
天下不一諸侯俗反則天王非其人也
具具而王具具而霸具具而存具具而亡
用萬乘之國者威彊之所以立也名聲之
所以美也敵人之所以屈也國之所以安
危臧否也制與在此亡乎人王霸安存危
殆滅亡制與在我亡乎人夫威彊未足以
殆鄰敵也名聲未足以懸天下也則是國

未能獨立也豈渠得免夫累乎天下脅於
暴國而黨爲吾所不欲於是者日與桀同
事同行無害爲堯是非功名之所就也非
存亡安危之所墮也功名之所就存亡安
危之所墮必將於愉殷赤心之所誠以其
國爲王者之所亦王以其國爲危殆滅亡
之所亦危殆滅亡殷之日案以中立無有
所偏而爲縱橫之事偃然案兵無動以觀

夫暴國之相卒也案平政教審節奏砥礪
百姓爲是之日而兵剽天下勁矣案然脩
仁義伉隆高正法則選賢良養百姓爲是
之日而名聲剽天下之美矣權者重之兵
者勁之名聲者美之夫堯舜者一天下也
不能加毫末於是矣故權謀傾覆之人退
則賢良知聖之士案自進矣刑政平百姓
和國俗節則兵勁城固敵國案自誣矣務

本事積財物而勿忘棲遲薛越也是使羣
臣百姓皆以制度行則財物積國家案自
富矣三者體此而天下服暴國之君案自
不能用其兵矣何則彼無與至也彼其所
與至者必其民也其民之親我也歡若父
母好我芳若芝蘭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
仇讎彼人之情性也雖桀跖豈有肯爲其
所惡賊其所好者哉彼以奪矣故古之人

有以一國取天下者非徃行之也脩政其
所莫不願如是而可以誅暴禁悍矣故周
公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不來也東征而
西國怨曰何獨後我也孰能有與是鬪者
與安以其國爲是者王殷之日安以靜兵
息民慈愛百姓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安
謹募選閱材技之士然後漸賞慶以先之
嚴刑罰以防之擇士之知事者使相率貫

也。以是厭然畜積脩飾而物用之足也。兵革器械者，彼將日日暴露毀折之，中原我今將脩飾之，拊循之，掩蓋之於府庫貨財粟米者，彼將日日棲遲薛越之中野，我今將畜積并聚之於倉廩材技股肱健勇爪牙之士，彼將日日挫頓竭之於仇敵，我今將來致之并閱之砥礪之於朝廷，如是則彼日積敝，我日積完，彼日積貧，我日積富。

彼日積勞我日積佚君臣上下之間者彼
將厲厲焉日日相離疾也我今將頓頓焉
日日相親愛也以是待其敝安以其國爲
是者霸立身則從傭俗事行則遵傭故進
退貴賤則舉傭士之所以接下之百姓者
則庸寬惠如是者則安存立身則輕楛事
行則蠲疑進退貴賤則舉佞佻之所以接
下之人百姓者則好取侵奪如是者危殆

立身則憍暴事行則傾覆進退貴賤則舉幽險詐故人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好用其死力矣而慢其功勞好用其籍斂矣而忘其本務如是者滅亡此五等者不可不善擇也王霸安存危殆滅亡之具也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人制之善擇之者王不善擇者亡夫王者之與亡者制人之與人制之也是其爲相懸也亦

遠矣

荀子卷第五